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凌晨作品选

eBOOK
网络资源 中国版

水星的黎明

凌晨

“若彤失去比赛资格了！”丹迪恩的图像模糊地抖动着，他那张络腮胡子脸上的沮丧却十分清晰。“要紧的是赶快找到她！”监控中心主任冲丹嚷。“我一直在长城空间站等你的命令。”丹迪恩抱怨，“可你们连个大致方位都不能告诉我。”“水星区域。只能是那一带了。”主任说，“我们的巡逻救援队马上赶到那里去。”“若彤怎么会去那里？那是禁飞区！”

“我不知道。这该死的太阳风又把通讯线路搞得乱七八糟！”主任对丹迪恩难看的脸失去了耐心，“你要英雄救美就赶快。”

关闭通讯器，丹迪恩揉揉眼睛。自从飞行器监控中心的深空跟踪站失去若彤的信号后，他便一直在计算若彤的飞行轨迹，猜测她迷路的地方。但是监控中心否认了一个又一个可能，只剩下水星区域。

丹迪恩站起身，他必须参加救援工作。是他鼓励若彤参加太空飞艇比赛的，他不能对若彤的生死置之不理。“我得走了。”他对身后的空间站站长打个手势。“若彤不会真的在水星上吧？”站长问。“在那里总比掉进太阳好。”丹迪恩苦笑。

黑暗中传来自动检索系统极轻微的启动声。“1、2、3、4，”若彤默数，估计已经跳过了太空摇滚与潮汐音乐，便下了停止命令。思维反馈非常灵敏，检索系统立刻停住了。这一回它停在了中国民歌上，随机抽到的歌曲是《茉莉花》。

“好一朵茉莉花，好一朵茉莉花，满园花开雪也白不过它。我有心摘一朵，送给别人家，又怕明年不发芽。”

轻柔而欢快的声音瞬间充满了小小的舱室。若彤松了口气，这歌真好。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是在丹迪恩的船坞里，当时她觉得挺不可思议。因为这首歌，整个可以同时起飞五架 V-237 型太空飞艇的船坞突然变狭小了，并且像丝绸一样的光滑。丹迪恩就在她的耳边随着歌声轻轻哼唱。听到这旋律，若彤又再次感受到丹坚实有力的怀抱。虽然他最终还是为了另一个姑娘离开她，而那姑娘除了双明亮的大眼睛外几乎一无所长。可是若彤依然会常想起丹，想到他时心里还有几丝甜美的温暖，到底没有哪个男人像丹那样陪了她三年之久。

歌声戛然而止。船舱重新陷入寂静中。若彤扭动扭动脖颈，她必须重新开始，而每次开始都是痛苦不堪的经历。她移动左手，抓住光敏探针。探针制作成护耳的样子，非常精致，所有微细的针头都隐藏在毛绒绒的上乘银狐皮下。若彤小心戴好，深吸口气，发出启动命令。她深信自己已经习惯了这种开始方式，但是当电磁脉冲刺到她大脑皮层时，她还是疼得几乎要从椅子中掉到地上。她使劲儿咬住下唇，双手紧紧抓牢安全带，“不许哭！”她大声警告自己，“不许哭！太空飞艇赛手不能为这个哭！”

但她并不是真的太空飞艇赛手。二十小时前，她已经丧失了比赛资格，而下一次资格赛要五个地球年之后。当她终于确定，自己无论如何不能在规定时间内到达那四个记时点，最后四个太空站的计时点时，她简直要疯了。她还一心一意想参加第 150 届奥运会呢。这下子什么都完了。

脉冲在 5 毫秒的紊乱后稳定了。“红霞号”太空飞艇的所有数据迅速掠过若彤眼前，若彤倒吸一口凉气。她没有判断错，飞艇的确是一头扎在了水

星的陨石坑里。

“你真的要去？”女友蓝宝石样的大眼睛中全是惊异，她的图像在通讯屏幕上打晃，但是那一双眼睛着实漂亮，连太阳风的肆虐也没能减损它的魅力。丹迪恩戴好头盔：“是的。

我要去。”

“丹，你告诉过我你已经离开她了。”“当然，可我不能坐在一边看着。如果没有我，”“她还在太空城安安静静地做调音师！”女友接过丹的话，“这话我都听腻了。你还有什么亏欠她的？你给了她‘红霞号’，全太阳系飞艇设计大赛的冠军船！”“我说过多少次那飞艇是若彤自己设计的，我不过是在制造上帮她点忙。”每当有人向他询问“红霞号”，丹就头痛。怎么解释也还是有很多人不肯相信，他们认定“红霞号”主要由丹迪恩设计制造，若彤只是沾了他的光。

黄色指示灯亮。“都准备妥当，我要走了。”丹闷闷地说，他想着在水星附近徘徊的若彤，更没有心情解释。“丹迪恩，”女友叫，“我一直在看实况转播。她太争强好胜，一心要抄近道，所以才会迷路。应该让她吃苦头！”“她吃的苦比我们任何人都多！”丹不喜欢女友的看法。他伸手关机。

“丹，”女友急忙阻止他，“我知道你不想听，可我还得说，”她慌得连呼吸都顾不上，“你怎么知道若彤不幸福呢？她并不需要同情和怜悯。”

丹已经走了。

2768 米相对高度的陨石坑，内部像白杨树干样癞癞疤疤，布满了奇形怪状的石头。幸而有这些石头遮挡了部份寒气，小小的“红霞号”才能在水星凌晨的冰冷中坚持了近三个小时。但是黎明到来后，地表的温度会迅速上升，最终在午后达到 973C 的可怕高度，这个温度也是太阳系所有行星表面最高的。当然，由于一个水星日等于 176 个地球日，若彤有整整 89 天，也就是 2112 小时来考虑并采取实际行动摆脱困境。否则，她会被强烈的太阳光晒成木乃伊，甚至连木乃伊都做不成，骨骼肉体全部蒸发为离子态。

这都怪她自己非要在比赛中拿冠军不可。其实只要进入前十名就能直接参加这个项目的奥运会决赛，但她要干就想干得最好，冠军是她唯一的目标。为此她整整准备了三年，其中一年她全都花在了“红霞号”上。虽然这艘飞艇是和丹分歧的开始，但她无法不为自己的作品骄傲。对于发生过的一切，她从来都无怨无悔。

可现在她有些后悔了。若彤心里叹气，自信不是坏事，但是自信得过了头也不是好事。

已经取得资格赛前的飞艇设计大赛一等奖的若彤，从未想过自己会失去比赛。尽管媒体对她褒贬各半，人们也是半赞誉半看热闹，若彤仍坚持当初的决心。她辞去了太空城报酬优厚的调音师工作，离开那间狭小拥挤的调音室，原不是要出风头当媒体中的明星，她只是想换一种方式生活。

“换一种生活，这并没有错，若彤。”叫着自己的名字，她说，“但是你太自信了。”和金星轨道的最后一个深空跟踪站失去联系已经 4 周。

4 周来，若彤一遍遍细致地核对程序和飞行数据，什么毛病也没有发现，反而被光敏探针和思维反馈系统弄得头疼欲裂。她设计的路线从理论上讲一点问题都没有，是通过所有记时点的最短路线。虽然这条线路的金星段离水星轨道近了些，但尚在水星引力范围以外。

若彤清楚水星区域为人类非活动区，只有少数装备精良的专业科学考

察飞船和无人空间探测器到达过那里，科学家们在水星上立了块证明登陆的牌子，采集样品后就急匆匆走了。

“可能我的确不适合做飞艇赛手。”若彤继续自语，“我居然迷路到水星上来了。”和跟踪站联系中断一周时，她的精神最脆弱，几近崩溃边缘。后来飞艇无可挽回地向水星奔去，若彤反倒镇定了。严重的太阳辐射使“红霞号”犹如在暴风雨的海洋之中，强烈的“水星光”又给了这小小飞艇致命的一击，把飞船的光学定位系统破坏得体无完肤。这时若彤已再没有能力调整飞船姿态了，飞船的燃料非常有限。太空飞艇为了速度可以牺牲一切，包括燃料和食品。何况每个记时点都设在补给太空站上，只要到达记时点就万事大吉。谁料到会有个叫若彤的女人抛弃了参考路线而迷路呢。

“我知道以前的太空飞艇比赛没出过这种事。每个选手都很刻板地执行组委会提供的参考路线。可是，连组委会都认为那只是参考路线，并非最佳方案。所以，我并不认为自己的做法错了。”

仪器显示太阳质子流密度在逐渐加大，水星的黎明就要到了。随着太阳升起质子流的数值还将继续增加，最后变成一股狂烈的电磁龙卷风。若彤停止录音，按住太阳穴揉了几下。

必须赶快想办法，办法在哪儿呢？“红霞号”的通讯设备因太阳辐射而被破坏，无法向太空抢险队求救。要飞离水星也不大可能，飞艇没有那么多的燃料，虽然惯性导航定位器还好好的。而且水星的强磁场也在不断干扰着飞艇设备的运行。

降落到陨石坑的三个小时中，若彤一直都在思考这个问题。没有软着陆装置的“红霞号”在降落时舱体受损，损伤的程度如同一艘博物馆里的三桅船丢了桅杆。出舱查看是不可能的，若彤只好把全部的怨气发泄在水星表面地形图和水星磁场与引力场图上。这两种图都经过二十四年前“水星人3号”空间探测器的修订。但是对于手头没有任何科学仪器的若彤，研究水星磁场简直天方夜谭。

“也许我该把天体物理那门课拿下来，”若彤又对录音机说，这么做仿佛是对着一个亲切的朋友倾诉。“可它并不妨碍我取得驾驶飞艇的执照，所以我才没有选。”没选的还有天体历史、小行星学概论以及太空文学。若彤把时间都化在微机械和微电子上了，当然还有必要的体育锻炼。其实体育锻炼是排在第一位的，尤其是反应能力和敏捷度，考官们特别重视这个，尤其对若彤。

“现在我得为在太空学校里的懒惰受惩罚了。”若彤叹气，“没人有我这样的运气能到水星上来。可是我什么也干不了。”“可是我得干点什么才行。我不能坐在这儿等死。”若彤终止叹惜，大声说。声音非常坚定有力，把她自己都吓了一跳。这么多年来她一直开心快乐地活着，常常让判定她会在抑郁中早死的人目瞪口呆。她怎么能轻易地就完蛋呢。

得有想象力，若彤的思绪在电脑中飞行，整个飞船的三维图象瞬间一览无余。记得你还写过科幻小说，若彤，你肯定会有办法。飞船的一块装饰板突然变成丹迪恩的脸，他的嘴张成一个V字形，大大的V字形。“胜利，成功！”丹迪恩把她的手放在自己嘴唇上，“这就是V。永远该属于你的字。”若彤不禁抚摸嘴唇，V，是多么可爱的形状啊。她的思绪轻轻飘落在水星地表情况分析资料上：“水星极地附近永久背荫区域中存在水冰，但至今仍无可能开发利用。”

水冰！若彤心里一跳，她急忙把整份资料都浏览了一遍。“水星人3号”考察了全部极地并绘制了详细的水冰位置图，它真棒，应该颁布给它一枚勋章才对。可是这机器自水星归来后就退役进了博物馆，和水星的展台一样落满灰尘。

有主意了，若彤急忙进行可行性分析，幸而电脑从不考虑给它的东西是否荒唐可笑。含有硫等挥发性物质的水冰将成为若彤的临时急冻箱，如果她能够及时到达的话。

“可能生存性68%，希望很大。期盼希望，何尝不是一种幸福。”若彤最后说：“我非常幸运能生在这个时代。”她把录音嵌在《茉莉花》的歌曲中。若彤在以前很少使用语音装置，她不想给人留下一个唠唠叨叨长舌妇的感觉。但是迷路后，她的话一下子多起来。

电脑准备起飞完毕。若彤在虚拟的飞艇操纵台上按下启动键。她的一位同学曾嘲笑过她，说飞船真实还是虚拟对她都毫无意义，她为此揍了这个家伙，把他打翻在地。后来没谁再敢蔑视若彤想做一个太空飞艇选手的决心。

“红霞号”艰难地挣扎着，石块在它周围滚动。若彤监视着所有开关和阀门，随时调整电子流的强弱。飞艇像个暮年的老人，不停地喘息哆嗦，终于从陨石坑里升起。若彤测量方位，把飞艇掉个头，向水星的南极飞去。

一束耀眼的阳光照到飞艇上，似乎穿透了舱壁，穿透了若彤的身体。

她挺直了背。水星的日出开始了！她将是第一个看到水星清晨的地球人，这多少挽回些失去比赛的沮丧。飞船的外部光学仪器全都被太阳的强光毁了，光敏探针映射到若彤大脑部皮层上的只是红外和紫外两套空间扫描记录仪加工还原后的景象。

虽然如此，若彤依旧能感受到那景象的壮美：巨大的环形山密布在暗绿色的原野上，一个紧挨着一个。山丘和低谷交错纵横，时常有陡峭的悬崖从山丘的褶皱处露出。阳光正从地平线下缓缓照射到浅紫色的天穹上，天穹上一片明亮的蓝色行星和它的卫星黯淡了光芒，将显要位置让位于灿烂的太阳。日冕在熊熊燃烧，喷出大团大团的璀璨，那是太阳的耀斑。光在悬崖和山谷间流淌，岩石顿时生气勃勃，仿佛马上就会孕育出花草。稀薄的大气对光线起不到什么阻挡作用，阳光从天边直射开来，扫过大半个天空，天空顿时清亮透澈了，和浩淼的太空似乎仅有一层薄纱相隔。

“红霞号”穿过阳光，它就像一只银色的梭子，把光线一根根织在一起，织成一幅巨大的光幕。光幕覆盖之下，铺满大地的阴影迅速地后退。暗绿的原野渐渐生动清晰起来。大块小块的绿色岩石就像大群小群的地球森林。没有含铁元素的红色沙漠，也没有侵蚀性的硫酸云，在水星清澈透明的晨曦中飞过，若彤感觉自己是一只鸟。

长城空间站已经远远地甩在身后，那是最接近太阳的科学空间观测站。两个中国人以特有的韧性在站上十年如一日地工作着。作为空间站维修工的丹迪恩跑遍了每一座空间站，但他最喜欢这两个中国人，他常拿他们做例子鼓励若彤。

早知道有今天的事就不把若彤带进飞艇这一行了。丹心想。太空飞艇冠军的确是受人尊崇的荣誉，可是若彤也不应该为这荣誉送上自己的性命。她做事的执着和疯狂都出乎他意料。就像她的聪敏超过他的预计。他真是无法忍受她。

丹黯然，他正以最大速度飞奔水星，但他还是害怕会迟到。“红霞号”

只是艘轻便的小飞艇，不像他驾驶的维修飞船，又大又厚实。他理解若彤改变传统飞行路线的做法，“红霞号”虽然设计精巧新颖，可没有足够的经费把它建造成性能最好的飞艇。要想取得优胜，若彤非找新路不可。想到他们筹集经费的艰难，丹迪恩就不禁痛恨人们的偏见。没人相信若彤会赢，就像不相信“红霞号”真是出于若彤之手一样。

若彤是为了证明自己的实力一战。丹突然明白了若彤的想法，女友说得对，若彤不需要怜悯和同情。丹打开全部通讯通道，搜寻着每个电波，他渴望能听到若彤的声音，那总是充满自信的声音。

若彤，回答我吧！丹在心里大声呼喊。

若彤的身体被甩向地板，幸好安全带还算牢固，把她拽回座椅。“红霞号”拖着半残的躯体终于跌跌撞撞地奔到极地，一头栽在离水星南极点还有127公里处的地方。碎石和冰屑在它周围乱飞，这回它不可能飞起来了。

测量了周围环境的温度、湿度以及变化率，若彤觉得降落地十分理想，这真是不幸中的万幸。她让飞船急剧地摆动，下沉得更深些。当飞船陷入冰的陨石坑有十米深时，她停了下来。飞船已经整体都嵌进了冰层中，再也动弹不了。这永久背荫的冰层中气温只有零下60C啊？0分钟后，飞船就会被冰层完全冻结，她也将被冻住，生命由此得到暂时的保存。

若彤关闭飞船的所有设备，除了通讯系统。它早就无法接收任何信号，但是还可以把她的信号送出去。她选择了《茉莉花》。迟早会有人收到的，会有人来救她。

歌声轻轻飘起。她恍然又回到丹迪恩的船坞中，问他：“白色的茉莉花，什么是白色？”“白色是雪的颜色。”“雪是什么样的？”“小小的，很冰凉。放在手里就化了。”“那么红色是什么？”她故意问，很少有人真的能给她描述出颜色。丹迪恩忽然握住她的手，她感觉到热，非常的热。“是你名字的颜色。若彤，就是你的颜色。你就是红色的。”

黎明渐渐消失了。水星漫长而炎热的白日正在她的飞艇外开始。太阳在水星的天空往后走，那是因为水星公转比自转快的缘故。阳光下的地表温度正逼近200C，水星在这热力下沸腾，沐浴着其它行星永远得不到的光明。

若彤取下光敏探针和思维反馈器，三十年来，她从未得到过视觉细胞的生命一直依靠着它们，现在她不需要了。但是有朝一日她还会再用，她还没有得到太空飞艇赛的冠军呢。

坐在绝对的黑暗之中，若彤却感觉到心灵在冰层外飞，在光明的世界里飞。

飞鸟的天空

凌晨

翟在出发前，又一次走进F147室。按照他的嘱咐，这间舱室一直给苑保存着。其实苑的东西很少，在标准配给外只有两盒颜料和一壁画。当苑开始把颜料泼洒在舱壁上时，看守差点殴打她。没人相信德巴特星的殖民区还会有正常人活下来，实际上也没有。那地方彻底完蛋了，在它的矿产被雷格斯公司不分日夜地开采了四百年以后。翟带人在德巴特星过筛似地搜寻了一遍，结果只找到了二十九个殖民地的子遗，全部是智商在50以下的基因缺陷者，包括苑。

菟的画静静占据着墙。那里有许多线条和色块，从不同角度可以看出不同的画面：蓝色的花朵，红色的枝叶；绿色的云霞，紫色的山峦，还有河流和沟谷。不管哪种场景，总有金色的鸟儿在其中飞动。它们在花朵间飞，在云霞中飞，在色块与线条间飞。翟不知道那是什么鸟，他从没见过，德巴特星上也没有。它们那么明亮，翟甚至不敢多看，怕眼睛受不了。

菟用色出人意料地复杂和鲜艳，画面因此特别绚丽。做为“太空游侠”号的副船长，翟自认为游历了大半个银河系，所有变幻莫测的天象都看腻了，但是见到菟的画时，他还是呆住了。

当时翟的心情十分沮丧，雷格斯公司取消了对“太空游侠”号的资助，他妻子要随公司技术小组的人一起撤走。翟无法阻止她，像她怎么劝说翟也不肯离开飞船一样。在赛义人的自由贸易港他们分了手，彼此说了很多祝福对方前程似锦的话，说了又说，直到黯然无语。

翟第一次喝了酒，赛义人的酒浓烈如火，一点点烧着翟的心。回到船上时正遇到看守要处理菟的失态，翟才注意到菟，一个瘦小苍白生着翘鼻子的女孩儿，按德巴特的年龄计算仅仅十七岁。医学报告指出菟有3组染色体的基因存在缺失段，语言和行动为5级障碍。

翟让菟继续画她的画，他想让每一个生命都自由地不受拘束，尽管他那时对自由的理解就是不为雷格斯公司做事。菟见到谁都紧张得要死，只有在画画的时候她才能放松下来。这时她的那些笨拙和迟钝都消失了，她甚至不害怕开口和翟聊天。尽管她发出的是声音而不是语言。要和菟交谈是困难的，但翟还是竭力抽时间陪她，常常弄了一身的油彩。翟看着菟的画渐渐占据整个F147室的墙壁，那些耀眼的飞鸟挟着光芒在他心灵里飞，鼓动他的情感，他体会到了自由的喜悦。

翟轻轻抚摸菟的画，它有一种特别清亮的透明质感，菟在颜料里加了德巴特星上的矿物。那是几种无色的粉末，装在不同的小口袋里。翟搞不清楚菟怎能清晰地分辨它们。她从不肯让翟看调配颜料的过程。那种时候翟如果靠近，她就急忙惊慌失措地站起身，拼命遮住颜料罐，咿咿呀呀地叫着，苍白的脸一下子通红通红。

真是奇怪的孩子。翟叹息。德巴特的幸存者多多少少都有一些和他们智力不符之处：计算能力，音乐能力，心灵感应力等等。如果不是因为德巴特矿区连锁爆炸事故引起生态环境的急剧恶化，导致矿区关闭，也许他们会生活得很好。但是一切都毁坏了，幸存者像玻璃，脆弱得不堪一击。如果不是“太空游侠”号的赶到，他们都得死在阴暗潮湿的矿井里。

他救了菟，命里注定他必须保护她。

“翟，出发。”耳机里传来船长简短的命令，翟的目光在画上留恋片刻。然后毫不犹豫地转过身，大踏步走了出去。

翟启动战机，突击队员们秩序井然地坐在机舱中。和菟的离别是在五年前。五年，想起来竟然还和昨天一样。“德巴特人的表现公司总部很重视，我们要对他们进行隔离研究和治疗。”那个红发的医生面无表情。船长点头：“我把他们平安送到了，怎么做就是你们的事。”他有些疲倦，但还是热情地邀请医生留下共进晚餐。结果，冰浆酒的芬芳中医生吐露类似的事件在其它矿区也发生了。他说话时船长看着翟，翟只觉心惊胆跳。所有的德巴特人都被带往医生的飞船，飞船将把他们送到艾伯萨星上去，那里有雷格斯公司专门为他们建立的医疗基地。菟死活也不肯出舱。她那天画的画是灰白色的，

画里所有的色彩都死了。翟亲自把她送到医生面前，还有那幅灰白的画，医生对画比对人感兴趣。

“待她好一点。”翟嘱咐。“当然。”医生心不在焉地答应，眼睛直盯着画。菀紧紧抓着翟的衣袖，满脸恐惧。“我会来看你的。菀，我保证。”翟把菀的手交到医生手里，他第一次为自己说谎而胆怯。他根本不知道“太空游侠”号几时还能和艾伯萨星会合。

当艾伯萨星在视野里成为一粒微尘时，翟将 15 例矿区事故报告交到船长手里。这些报告全有着相似之处：安全疏忽，爆炸，连锁反应，生态系统恶化，居民大规模死亡，幸存者的下一代基因出现遗传性缺陷。由于矿区多在银河系的偏远角落，信息不畅，事故往往发生很久才为外界所知。

太空游侠号到达时，事故发生了已经二十个德巴特年。

“您从中看出了什么？”他问船长，船长不置可否：“我们会弄明白的。可我们还有很多事要做。”“他们不会有事吧？”翟担忧，菀灰白的画始终在他眼前飘荡。“船长的淡褐眼睛深不可测。”菀他们，会不会成为阴谋的牺牲品？”

船长没说话，捏着唇边鱼须状的胡子沉思。翟感到隐隐的不安，那一瞬间他心里的菀就像她画中的鸟，正倒在落花的地上无力地看着死亡。翟的情绪绞成麻花样的疼。

翟把手放在胸膛上，心咚咚跳着。那份因菀而起的绞痛还在，心脏每跳一下就痛一下。

“有七处双金属塔，你们抽签吧。”将军的脸终于出现在战机通讯屏幕里，将军的表情轻松，而他身边的船长却一脸肃重。翟抽到 5 号。“是我带你到叛逆者中间来的。翟，如果你后悔还来得及。”船长的声音少有的温和。翟摇头。“你才三十岁。”船长嘀咕，“在任何一个航天港都能找到好工作。”为雷格斯公司工作？”翟耸耸肩，很是轻蔑，周围的人都笑了。船长的褐色眼眸中闪过关切：“别轻敌，翟，千万别轻敌。”翟点头，他做了个胜利的手势。

攻击纳斯兰亚特星球的舰队将这颗星球的防御网撕开一条狭长的口子，翟的小分队和其它 14 个小分队一起杀进纳斯兰亚特的大气层。船长教他的技术使他像一条游鱼样敏捷，他的战机不可阻挡地接近攻击目标：隐藏于密林深处的 5 号双金属塔。

翟寻找着可以停机的地方，突然，两架帝国的战斗机从塔后冲出来。翟做了一个超低空的大转弯，飞到敌机后面。在一场快速而花样百出的追逐后，敌机撞到了一起。翟喘了口气，回头看突击队员们，一个个脸色青紫。

但是战机一停下，翟的部下就恢复了生机，随着他冲进塔楼。他们搜寻着任何有价值的东西，重兵防守的金属塔一定藏着什么秘密。翟似乎又一次置身于德巴特的矿区，筛沙子似地清理每一个地方。他感到菀的气息，飞鸟的气息。循着那气息他找到塔中心的一间密室。

翟一眼就看见房间墙上的画，一副完全写实风格的画：城市高楼林立的背景，“太空游侠”号停在他的身后，他站在画面最前方，身边是离别多年的妻子。翟有几秒完全愣住了，他从没对菀讲过妻子的事，那是个伤痛的梦。但他们在菀的画里站在一起。在他们头顶，缓缓运动着巨大的星球，一个明亮闪光的星球，有金色鸟儿自由飞翔着。妻子又留了长发，就像当年他们相爱时刻一样。

翟急忙寻找菀。她的身体蜷缩在一起，被一层鳞片状硬壳包围着，她

的脸也渐渐要被壳吞没了。“菟！”

翟惊呼。菟快长在一起的眼睛困难地张开，她牵动嘴唇笑起来：“画。”第一次，翟听见菟说出一个完整的字，他急忙回答：“画得很好！菟，他们究竟对你干了些什么？”

“画！”菟重复，“给你。”她伸不出手，只能轻微地动动下巴。她的下巴已经和锁骨连在一起，硬壳延伸了上来。“我，在等，你。”“我知道。”翟想抓住她，阻拦她的变异。但她的脸已经模糊了。硬壳突然之间就聚拢，菟变成了一个光滑的球，掉到地板上滚起来。翟急忙跑上前抱紧它。

“至今我们也没有弄明白德巴特人的变异原因和后果，可能是他们的本质，也可能是雷格斯公司对他们施加的改造。我们还要继续观察。关于菟……”“我要亲自照顾她。”翟坚决地说。将军一挑粗大的眉毛：“嘿，小伙子，你真让我们为难。好吧，看在你打仗还不坏的份上。”将军的图象边出现一个繁华的太空城市群：“我们的基地到了。你将为此感到自豪。”船长在将军身边微笑：“翟，你干得不错，‘太空游侠’是你的了。”翟很少看见他笑，但船长是真的笑了。

一架飞车给翟领航，让他将“太空游侠”号稳稳地降落在机场上。翟已迫不及待，他抱起菟，快步走下飞船。科研人员应该在等着他，他要菟尽快恢复原状。

“翟！”他听见一个熟悉的声音。然后，他看见妻子站在那儿，长发在人造的微风里飘动。翟迟疑片刻，走到她身边。“我是来接菟的。也来接你。”她说，声音依然悦耳动听。

翟揉揉眼睛，不错，站在他身边的，正是他的妻子。“你的公司呢？”翟想起当初那些没完没了的争吵。她微笑，指指头顶：“公司没有那么美丽的天空。”翟抬起头，巨大的星球悬挂在太空城的透明天穹上，是一个明亮的闪光的星球，金色的鸟儿陆续飞过它的天空，它们的翅膀扇动空气，扇动星光。翟又一次看到了密室中菟的画，他自己已经在画中了。

翟倒吸口气，把菟抱得更紧。他终于知道了雷格斯公司制造基因缺陷者的目的。他紧紧握住妻子的手。

妻子的手比前几年粗糙，却有力了。

飞鸟越来越多，在他们上空组成一片片流动的灿烂云霞。

猫的故事

文/凌晨

—

猫睁开眼睛。

杂沓的脚步声惊动了它，猫终于从酣沉的睡梦中抬起头。是应该醒了。它抖抖身上的尘土，站起来，弓紧身子打个哈欠。周围空气陈腐、肮脏，猫呛出了喷嚏。它伸展四肢，拉直身体，还好，所有的关节仍然柔韧而灵活。

大声吆喝，拖动器皿，什么东西摔碎了，在不远处。猫机灵灵一个寒颤，多么纷乱的声音，象在遥远的梦境中经历过。猫恍恍惚惚，它的眼睛刚刚适应周边的昏暗，整个思想还浸没于睡眠的麻木状态中。过了大半晌，猫才弄清楚自己被夹在一捆毯子间。毯子正在向外移动，猫死死抠住毛穗，憋

足了劲往后拖。

“见鬼，这毯子真够沉的！”有人叫。猫松开爪子。人类的声音在它脑子里嗡嗡作响，震得它头痛。毯子一点点挪动，猫急忙后退，直退到后背抵在了冰冷冷的墙上。毯子一下子抽开，猫眼前豁然大亮。

粗壮脚，粗壮的腿，再上去是粗壮的肚子，粗壮的脖子，粗壮的生满横肉的脸，脸上长一颗粗壮醒目的黑痣。

猫盯着人类，每根神经都因警戒而绷紧。“黑猫！真是霉头！”黑痣的声音沙哑阴暗，令猫很不舒服，一些遥远的也同样阴暗的事情扫过它的心头。猫瞪大眼睛，竭力回想那都是些什么样的事情。

但黑痣不容猫思想，抄起把扫帚，挥舞着砸向猫：“死猫！一定是它把东西咬烂的。”

猫感到对方强烈的憎恶，本能的一跃，跳到高处。它脚下的东西散发着窒闷的橡胶气味，使它无法忍受。猫连忙蹦至一旁，稳住身体后才看清自己站在一盏大吊灯突兀的金属枝干上。吊灯下是几张歪七扭八擦起的桌子。

黑痣仰起的脸丑陋无比。有几个人跑过来，聚在他周围，七嘴八舌：“这猫好大！”“把桌子搬走！”“逮着了交老王做龙虎斗。”“关上门！关上！”

他们都穿一模一样的蓝色衣服。猫对此产生了莫名的愤恨。从它嗓子底发出憋了许久的一声：“喵---噢！”

猫彻底清醒了。它感觉身体由于睡得太久而虚弱，还不能适合剧烈的战斗。因此它压抑着心底油然而起的怒火，仔细审视周围的环境。这是间大屋子，乱七八糟堆满东西，到处是搬迁和整理的痕迹，只有一个门。

蓝衣服们开始爬桌子，猫不得不往更高处跳。如何摆脱这群疯子？扑下去，扑到黑痣脸上，吓他半死，然后夺门而出。这是个不错的方案。甚至可以在黑痣脸上抓出几道深深的血印。

猫低头看自己的爪子。爪子钝得厉害，很久没有修磨了。算了，这次先放过他。猫从一处跳到另一处，人们追逐着它。猫发现天花板漏了一个洞，露出吊顶灰白的金属衍架。猫回过身，双眼迸生寒意逼人的目光。“喵----喵唔！”它厉声叫，随即轻轻一跃，跳进洞中，转瞬没了踪影。

“鬼猫还真会跑。”人们骂。管事的进来：“还不干活！”“头儿，这库房里零碎真不少呢。听说这幢楼以前是医院，闹过鬼，是吗？”“穷鬼！医院经营不好，只好改成酒店。

也好改，把病房的医疗设备搬出来就得了。这不关你们的事，干活干活！”

二

医院。生和死交替，聚集的地方。消毒液的刺鼻味道，来来往往人们的肃重神色，构造复杂的机器闪着银亮金属光泽。猫仿佛又嗅到、看到、感觉到。它不喜欢。甚至讨厌。

但猫喜欢吊顶里的黝黑气氛。它在胶木衬上好好地把爪子磨利，然后钻进通风口。弯弯曲曲的通风管道一定能通往外面的世界。猫在这时犹豫了。按理说它应该出去：它已经醒了；屋子里有想捕杀它的人；而吊顶里即没有水也没有食物。它总不能再倒头大睡吧？

猫内心却感到不能一走了之，不能随便离开，这是责任，也是约定。

约定？猫一惊：素常以独来独往个性闻名的猫，怎么会有约定束缚它的行动？是入睡前和谁约好了在此相会吗？和谁？它使劲想，但想不起来。

猫呆了半晌，到底肚子咕咕叫的厉害，饿死了可什么约定也实现不了。于是猫便向通风管道里走。风口越来越小，终于消失在它的视野里。猫犹如重陷梦境，四周是黑漆而空洞的所在。阴暗遥远的过去从漆黑中慢慢渗透出来，猫睁大眼睛，它看不清楚，更触摸不到。前方有隐约的光亮，猫加快脚步。必须先找到出路，猫对自己说，回忆在此时根本毫无意义。

风凉飕飕的，拂打在猫脸上。猫闻到风里清新鲜美的味道，那是阳光和空气的味道，是花儿和树木的味道。这使猫兴奋，它很久不曾兴奋了，步子一下子轻快起来，全然忘记了饥饿。猫只想立刻见到外面的世界。

也不知走了多久，猫依然陷在通风管道迷宫样的网路中。猫决定换条路走。正好管道左边有块挡板松动，它过去贴着管壁听了听，那边很安静。猫抠咬一阵，已经腐朽的挡板便掉下，“当”的一声碰到管子底，露出个洞来。猫等了等，没有什么异常，就跳进洞，脚踩在聚酯化纤制的隔离板上。又是吊顶，猫有些不耐。它感到疲惫，在吊顶上踱了一圈。

每隔一段距离，隔离板就开扇小窗，装了金属制的百叶。日光灯宁静的惨白从这些百叶窗外透进吊顶，让猫昏昏欲睡。

幸亏此时有开门的撞击声，高跟鞋的敲击声，女人们嘻嘻哈哈的笑声，帮助猫把困倦赶跑了。猫害怕再一次坠入深沉的睡梦中，便寻找声音最响的那个窗口。

隔着窗口的百叶，猫看见办公桌，书架和椅子，质地和形状都是它不熟悉的。几个服饰亮丽的女子正在吃一大盒松软纯白的食物。

“蛋糕还不错吧？”其中一个女子问。是蛋糕。烘烤制成的点心。猫也吃过。可是从没有见过这么漂亮的蛋糕。猫耸耸鼻子，蛋糕的奶油香味十分浓郁甜腻。它不由得舔舔嘴唇。

“头儿来了。”女人们忽然慌乱地把盒子盖上，搁在邻近架子的下层。猫清清楚楚瞅见盒子里的蛋糕还剩下大半。房门开了，有人在门外喊：“下班走了，走了！”女人们收拾东西，关灯，锁门。猫等了一会。房间里静静弥漫着渐渐暗淡的黄昏。

猫开始行动。它拧断百叶窗的搭扣，幸好牙齿还够尖利。接着它用前脚撬起窗户，前脚还不够灵活，但好歹窗户撬开个缝，它伸出头，整个身子也跟着挤了过去。在跳出百叶窗的瞬间，猫因两脚踏空而胆战心惊。但它马上就镇定了，腰一使劲，脚前伸，搭住刚才瞄了半天的日光灯管，再加把力，它便爬到灯管上。管子摇摇晃晃，它没有多耽误，一下子跳到文件柜上，然后是书桌，地板。猫来不及回味这一系列的惊险动作，便直奔放蛋糕的架子。

蛋糕果真好吃，猫连盒子上沾的碎屑都舔干净。现在要有水就好了。猫跳上桌子，桌子上还真有半杯。它把头伸进纸杯。哇！好难受！这水竟然带有药气和苦味。猫急忙拔出头，甩掉沾在两腮上的水。

猫从一张桌子踱到另一张桌子上，漫不经心，这种饭后的散步持续了一会儿。猫觉得应该思考些问题。它望望天花板，想到刚才就是从这么高的地方跳下来的，猫颇为得意。它在压桌子的玻璃板上坐下来，慢慢洗脸，梳理身上的长毛。

房间里更黑了。猫向窗外看去。窗户很大，窗外一盏盏灯正亮起来，房屋和树木渐渐只剩下模糊的轮廓。

三

思考什么呢？猫跳到窗台上。窗外的世界由房屋、街道、招牌、车辆、

卖小食品的中年人、跳皮筋的孩子和从屋檐下流向街旁中国槐的一串串小灯组成。世界的尽头是巨大的在空中闪烁的霓虹灯。

这一切猫都有点儿陌生又有些熟悉。它记得卤煮小肠的美味，它还知道地下阴沟里生活着极肥大味美的老鼠。但它不记得城市在夜晚有这么明亮这么热闹。它也不记得为什么跑到毯子里睡觉。猫倒是回忆起在屋顶和墙头散步，呼吸月光，追逐星星的自由自在的日子。那是阴暗遥远的过去的过去。

猫糊涂了。过去的过去清晰可辨，过去却象它转着圈儿捉的自己的尾巴，怎么也捉不到。过去是不是和约定有关？

有人开门。猫呼地蹿到桌下。是打扫卫生的工人。门半开着。猫意识到这是个机会，趁工人弯腰捆垃圾袋，它溜了出去。它要回到库房去，从那里开始寻找过去或许会有答案。过去和约定一定是有紧密关系的。

门外，很长很静的走廊。猫贴着墙边走。它心神不定，脚步缓慢。如果在库房里什么都找不到呢？那怎么办？怎么办？凉拌。从它沉郁的情绪里忽然蹦出这么一个不和谐的词汇，让猫稍稍放松一些。车到山前必有路，到库房这一段路上什么也不要想。猫对自己说。

左拐，再左拐，过一道门，右转，又是门，再转，果然出现了楼梯。顺楼梯一直下去就能找到库房。猫十分高兴，也不想自己从何得知楼梯的所在。它回过头扫视整个走廊。走廊一侧墙上挂着大大的月历牌：23：17/5/24/1998 猫浑身颤抖，五脏六腑都剧烈地哆嗦。关于时间，它有非常明确的概念。对，毫无疑问，它睡着前的那一天是1988年的9月20日。

它绝不会记错，因为那一天，那一天……那一天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让它一睡竟睡了十年？没有一觉睡十年的猫，这不合逻辑，不合常理，不……

月份牌刺痛了猫的眼睛，它惶然奔向楼梯。它恐惧思考。它只是一只猫。猫从不会浪费精力去想复杂的问题。但踏上楼阶的时候它迟疑了，内心深处涌起不能抑制的感情，非要弄清楚事情的原委不可。猫转身回到走廊上。电梯。它疯狂地寻找电梯。终于在一个落角找到了。电梯开关在猫无法够到的地方，猫焦急地四处张望，也许会有人来帮它。

走廊里清冷冷的，地板反射着昏黄的灯光。不能指望人类。猫想。他们会逮着我做龙虎斗的。

猫转过头死盯住开关，眼珠子一动不动。开关的？忽然亮了。稍过一会儿，电梯的门缓缓打开。猫一闪而入，恐怕被人看见，猫坐电梯是件不寻常的事。它知道。电梯门悄无声息合拢。猫仰头看控制板：1，2，3……25，就是25层。猫就死盯住25，指示灯刹那亮了。

猫感觉身体往下一沉，随即又是一松。电梯已经运行。狭窄封闭的电梯四壁光滑，藏隐不了秘密，这给猫一份安全感。它嘘口气。根本不明白坐电梯是为了什么。

电梯停了。还是没完没了的走廊。秘密，阴谋。红色的血，翻滚着涌入脑海。猫恶心想吐。它急忙加快步子。墙壁的米黄色已开始斑驳脱落，露出浅褐的痕迹。猫低下头竭力不去注意。但那些痕迹连着它记忆中血色的画面，让它闻到了久远年代血腥的恐怖。

猫放弃思索，完全凭感觉行走。走廊越来越狭窄。

两个消火栓并排立在拐角，玻璃门上溅的油漆依旧如故。很远的地方亮着一盏灯。一切还和十年前相似。时间停滞在这里。相似，停滞。自己到过这里，十年前。猫恍惚。阴暗遥远的过去在朦朦胧胧的灯光中扑朔迷离。

猫感到孤独和恐惧。它昏沉沉地走，带肉垫的脚掌落地无声。猫有时站住等自己的影子跟上，仿佛这样就有了一个伴儿似的。

防火梯。架在走廊隐秘的凹处墙壁上。猫陡然一惊。这正是它要找的。梯子尽头的铁窗半开着。

半开的铁窗外一抹清湛的深蓝夜空，这强烈吸引了它。猫决定出去，到蓝天下去。

四

风呼呼叫动猫的尾巴，猫身上的每根毛都随风而舞。它此刻站在这幢 25 层大楼的屋顶平台上，天空平坦笼于它头顶，城市拥挤展现在它脚下。

天空的宁静与都市的喧嚣，形成巨大的反差。

猫处在反差正中，一时又新鲜又觉得厌恶。它沿平台走了一圈。平台空旷，除了四侧防护的铁丝网外，什么也没有。猫心底也空旷的，十分寂寥。天空的吸引力消失了。猫情绪低落，从醒了就有的那种说不出的悲哀越发浓重地席卷了它。它忍不住狂叫，似乎借此就可以叫出心头的沉郁。

夜色深沉，天幕低垂，依稀数千银星布满苍穹。猫仰头看天，看了许久，看得双眼模糊。

关于过去，关于未来，关于这个城市和这片辽阔深邃的天空，猫似乎熟悉又似乎陌生。

对自己这种介于知与不知间的状态，猫非常恼火。这不行，当然不行，没有过去就无法知道将来。就无法知道生活目的。必须确定生活目的，生存才有意义。有意义的生活才会充实快乐，胜可不喜，败亦不惊。

猫试图清理逻辑上的乱七八糟。但月份牌和褐色的痕迹无法统一。是啊，对于一只睡了十年的猫，逻辑上的混乱是理所应当，可以理解的。

什么叫可以理解？猫会有这种想法吗？作为猫，这未免太离奇了。猫自嘲。也许真是睡得太久，神经短路了吧？猫为脑子里各种稀奇古怪的念头困扰。幸而肚子饿了，它一时顾不上再去思考人生。对于睡了十年的猫，几块蛋糕是不够补充消耗的体力的。

那一整夜猫便在大楼里转悠：下水道里逮住六只老鼠；办公室中翻出四包干脆面，两块巧克力；员工餐厅的厨房内找到半磅猪肝和一瓶鲜牛奶。人类的声音不再难听，人类的语言也能够理解。猫尽量躲着人，总的来说它对人类没什么好感。它发现自己对这幢大楼相当熟悉，看来以前必定研究过大楼的每一个细节，也许是为了食物吧？猫极力使问题简单化，当然，能不想是最好的。当它吃饱喝足回到屋顶上时，天色已亮，星星们渐渐退散了，城市的灯火也黯淡下去。猫听见汽车喇叭刺耳的声音。声音在清晨稀薄的空气中格外尖利。

猫坐下来洗脸。这是种复杂的工作：舔净前爪，用前爪使劲擦脸，然后再舔再擦。洗完脸后得继续舔净身上其它部位的毛。全世界的猫都是这样做的，用同样的姿态和同样的节拍。

我为什么非得是只猫？这个想法可着实吓住了它。醒过来后，还不曾有过如此极端和叛逆的思想，居然对自己的属性产生怀疑和不满。可我真的是只猫吗？猫惶惶不安，踱到铁丝网边。天色已明朗，太阳红艳艳的，远方一层薄云，弧形的地平线上点缀几座青色山峦。

世界倒象真实存在着的。

我当然是猫。我有灵敏的听觉和嗅觉，尖利的牙齿和爪子。我会跳跃

翻跟斗抓老鼠。我哪里不象一只猫呢？

有一觉睡了十年的猫吗？

有会遥控电梯的猫吗？

有懂得人类语言文字的猫吗？

你清楚这不是猫的行为，这不同寻常。

猫惊慌地跳离原地。周围并没有同类。怎么会用第二人称对自己说话。我疯了。它焦虑地在防护网前徘徊。猫觉察在自己意识深处，还有另一个意识纠缠着，让它不时产生怪念头或者异样感觉。它还不能明确那究竟是什么。但回忆出现了断裂，思维有了偏差。猫的心情沮丧，脚步沉重。连自己是不是猫都弄不清楚，还谈什么存在的意义？谈什么寻找过去和约定？

平台上陆续出现做操，打球的人。猫扫视他们，目光忧郁。他们看来是不会为存在头痛的。“好大一只黑猫！”有小孩子看见猫说。“谁家养的猫哇？嘿，还是四蹄踏雪呢。”有人走近它，猫弓起背唬唬地威胁。那人悻悻地离开，“什么嘛，也不知主人怎么调教的，好没礼貌的一只猫。”

主人！主人！对呀！我是该有主人的。是主人把我从街上带到楼里，是主人让我留在库房等他。是，我和主人有着再见面的约定。就在等他的日子中，我睡着了，一睡就睡了十年。

那就回到库房继续等待吧。另一个意识说。这是责任，也是约定。

好，我回去。猫对盯着它的人呲牙。主人两个字把所有的疑问都解决了。猫内心暂时安定下来，对自己的属性也不再怀疑。本来嘛，除了猫自己还能是什么呢？现在的问题是主人在哪里。十年，十年主人都不曾赴约。走廊的血痕一下子鲜明了。主人是不是出了什么意外？或者，忘记了它？猫更愿意相信后一种设想。那么，去找主人好了。为了补上过去，为了重新开始中断十年的生活。

五

脚真正踩到土地上时，猫感到发自内心的快乐。库房、走廊、电梯、楼顶，带给它的只是惶恐的猜测和疑惑。只有土地让它感觉踏实，它放纵地在灰尘里泥土里打滚，任苍蝇在头顶盘旋而不去理会。

猫开始在城市里流浪，用心捕捉着主人的踪影。猫记不清主人的模样，也记不起主人的声音。但它肯定自己能从无数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中辨认出主人，肯定能将主人的气息与所有人的分开。主人的气息，一定特别温暖舒适，猫断定。

猫发现在 25 层楼顶看见的城市委实大的可怕。城市和十年前已大不相同，是一种精神面貌上的差异，使它很不适应。猫趁着夜色搜索每一个院子，每一幢楼房，每一家商店。整整一个月的忙碌，它才寻遍了三条街。而城市有几千条大大小小的街道，有几十万个院子，几十万幢楼房，几十万家商店，几百万居民。

这样能找到毁约的主人吗？能找到丢弃它，浪费它十年时间去等待的主人吗？猫不只一次问自己。这样耗费精神找下去，值得吗？如果真的是遭到了遗弃，再去找他，不是有点儿死皮赖脸吗？

这时猫便想第一种可能。主人遇到了意外的事，因而无法来找它，带它离开。可是主人会遇到什么意外呢？猫不敢多想，也许主人去了遥远的地方，早已不在这座城市里了。

搜寻到底有没有意义？猫的第二意识常常质问它。猫被问得透不过气

来。那么你说什么有意义？我总不能是街上的野猫吧？

你就是野猫。在墙头和屋顶自由奔跑，呼吸月光，追逐星星，不受拘束的一只野猫。这声音在猫的脑海里回荡，竟久久无法消除。

起初猫还能压迫矛盾的心情，继续它的追寻：白昼露宿屋顶或墙脚，夜晚接近人类。城市的空气混沌污浊，它必须加倍细心地分辨，以期能找到主人的一点点蛛丝马迹。

夏天很快结束，秋天来了。城市流行感冒和给古诗谱曲。猫常听到一首叫《越人歌》的，歌里有两句：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悦君兮君不知。猫觉得很象专为它作的，每次听到都要把整首歌听完。听完后便为主人不知自己寻找他的艰难而伤感。猫适应了 1998 年的城市。它渐渐熟悉厨房的油烟，熟悉男人女人无聊的争吵，熟悉小孩撒娇和洒泼的不同，熟悉老人历经沧桑的无奈和中年人负担沉重的愤恨。整个人类象缤纷的万花筒，让猫眼晕。猫也认识了好些同类：娇贵的，慵懒的，淘气的，无知的。它们从未见过老鼠，优闲地生活在人类的客厅中，一律干干净净肥肥胖胖。同类们对猫选择的生活道路不以为然。“找个随便什么人家收养你吧。别再费心找旧主人了。”它们劝猫。这样会有温暖的沙发、热气腾腾的食物。是，这样的确很好。我也不想流浪啊。但依偎在陌生人膝盖上打盹，总是很别扭的。除非是主人。找到主人便可以停下来歇息，便有了归宿。一想到这个，猫的疲倦就一扫而光。

但你能接受被人类豢养，作附属品和玩物的命运吗？

我能。猫拼命在心底大声喊，反抗那另一个意识的嘲笑。它感到这反抗很是脆弱无力。

它瞧不起家猫，本能地厌恶它们自高自大又奴颜卑膝的顺从品性。它有时竟会因此而恐惧，害怕自己真的是它们中的一员。可是它们不孤独，它们是一大群体，声气相同。

猫越来越矛盾，家猫？主人？野猫？日子就在矛盾中过去。天气渐渐变冷，早晨的草丛里，已经撒上了白霜。猫现在需要很多时间寻找食物。老鼠，昆虫都不再容易逮到，猫有时不得不吞咽草根。去商店或居民家中找吃的则十分危险，动辄会遭毒打甚至有生命危险。人的自我保护意识有时真过了头。猫不相信吃掉一两块肉就会给人带来毁灭的灾难。人在这方面未免太小气，小气得有点神经质。猫对人是一天比一天更没好感了，当然除了主人外。

城市下了第一场雪，猫差点儿冻僵。它找到一座古老的钟楼栖身，很少外出。猫常常蜷成一团，躲在堆于楼角的杂物中。它这时候倒希望能再来个十年大梦，好忘记寒冷的空气和刺骨的北风，但偏偏睡不踏实，一点轻微的声音就能把它惊醒。过去，过去的过去，不知下落的主人。这些问题搅得它难以入眠。

六

这一天好不容易猫才合上眼，十几个人吵吵闹闹上了钟楼。猫起身看他们要干什么。他们推动沉重的槌木，敲击那口有上百年历史的巨大青铜钟。悠扬的钟声里他们互相拥抱，兴奋地喊着“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猫对自己说。猫的眼眶不觉潮湿，泪水慢慢流下脸颊，在钟楼最深最黑的角落里。所有关于主人的信念猝然瓦解，它感到前所未有的清冷和孤寂。

新年快乐。那另样的声音在猫意识里清晰地说。你还要寻找主人吗？

我真的是野猫？

当然。你从来没有生活在人类的家庭中。你不需要主人，你有自己独立的个性，从不依赖谁。

你呀你的，好象你和我不是同一只猫似的。

你是猫。而我不是。

猫抬起爪子拭擦脸上的泪水，竭力不问你是谁。这种问题很愚蠢。聪明的猫不会纵容自己有精神分裂倾向。

瞎扯。另类声音洞察它的心思。你要是真聪明就该记起外星人的事。

外星人，这多少有点儿滑稽。一只猫是不该懂外星人这个概念的。但是我懂。我知道生活的世界是颗叫地球的星星。天上还有许许多多的星星。每一颗星星都是一个独特的世界。

有些世界很象地球，也有植物、动物和人。

外星人长得很象地球人。他们说宇宙的进化法则有相似性。对了，我见过外星人。这些都是他们告诉我的。我能和他们交谈，通过意识。

但是你怎么会知道？猫质问。

另一个意识忧伤地笑。我就是那外星人中的一个。是让你进飞船的 071 号。

不可能！你怎会在我的身体里？

只是我的意识在你的脑子里。别紧张，我不会伤害你。

猫放下爪子。这我不能理解。

精神有时是可以脱离肉体单独存在的。这十年来我一直裹在你的意识里昏睡。现在我终于和你清清楚楚地分开了。

纠缠的感觉顿然消失。有一股意识从猫的思想里分离，独立清晰而坚强有力，不再模糊难辨。猫可以和这股意识对话，却不能支配或探测。猫顿觉轻松，神清气爽，脑子里的混沌状态结束了。过去，过去的过去，全部连贯起来，和现在之间再没有那十年的睡眠阻隔。但是猫还需要确定。

约定是怎么回事？

我和 094 约好在库房碰头。你还记得 094 吗？拦着不让你碰我们采集的标本的那个。

是，我记得。原来约定和我并没有关系。

猫忽然跳到钟架上。在它脚下的大钟早已沉寂。兴奋的人群也已离去。淡淡的晨曦从木雕花窗外投射在钟上。

我没有主人。我是一只野猫。根本就不会有谁为我伤感，给我一个归宿。

失望从脚底板开始迅速流遍猫的全身。这就是半年辛苦的结果。很好，我不是那些笨蛋家猫中的一个。我是独立有个性的。这很好。

眼眶又一次潮湿，猫闭上眼。新年的阳光照在它身上，阳光是温暖的，但无法驱散它内心的悲凉。

什么也别再想了。071 温和地抚慰。我和你在一起。

七

漫长的走廊，血迹，渐近的杂沓脚步声。强烈的憎恶气氛从走廊尽头涌过来。猫立刻醒了。血腥的味道还在它的喉咙里。自从 071 的意识觉悟，它就开始做这种梦。

我受不了，071，那梦太真实恐怖了。猫抱怨。

因为那是你亲眼所见。你记起来了么？

我当时在场？在那个酒店。噢，十年前是医院的地方？

是。你一直悄悄跟着我们。我曾想让你回去。那医院里充满危险。但你不愿意。

我要帮助朋友。猫当然记得。当它第一次看见银白色飞船降落在废弃的建筑工地上时，它的心情是兴奋的。猫的本性多疑，但它却从外星人澄清的眸子里看到坦诚。于是这些不同于人类的异族向它伸出手时，它扑跳着立刻就接受了他们。因为它厌恶人类，瞧不起同类，它一直过着孤独的日子，它需要朋友，可以平等交流的朋友。

我和 094 穿越了 200 个光年才到达地球。我们原先并不知道地球的存在。我们只是受命考察银河系的边缘。071 回忆。旅行本来很顺利，还和另一个星系的探险飞船结成伙伴。从太空中看地球真是美极了。我们还想在它的蓝色大地上散步呢。但进入地球大气层时却遭到导弹袭击，两艘飞船都不同程度受创，被迫降落。

人类神经过敏，他们的自我保护意识总是过了头。猫批评。所以我从来不喜欢他们。

这是个误会。我们没和地球人进行对话。一切都发生得太快了。

你能和地球人对话吗？猫问。我记得有个小姑娘也看见你们降落了。你们既无法用意识又无法用语言，两样她都不懂。

可是那个小姑娘对我们很好。她不把我们当异类，和其它地球人不同。其它地球人真是吓了我一跳，他们似乎想把我们制成标本展览呢。

小姑娘的形象出现在猫的脑海里。乌黑大大的眼睛，善良的笑容，暖洋洋的气息。她的确对你们很好，还帮你们找地方埋藏飞船。猫说。

你全都记起来了。可真好。我还怕我的存在会损伤你的记忆呢。

我怎么能忘掉。我一直和你们在一起。躲避地球人的追捕，寻找友人的飞船，你和 094 的每一天都紧张得让我心惊胆战。

071 黯然。那绝不是什么愉快的回忆。地球人扣留了另一艘飞船的友人。消息传来，他们必须闯入一家医院去营救。仔细研究了医院的构造，他们趁着夜色出发。小女孩依依不舍，他们答应一定回来看她。她居然懂了，她的眼睛，她的神情都在表明她把承诺牢记于心。

医院有 25 层。他们从顶层开始找，很快就与地球人相遇。他们刚刚约好在库房碰头，战斗就开始了。

这就是我讨厌医院的原因。医院里已经设下陷阱，可你们非要去那里。猫喟叹。

没有办法，我们必须找到友人。宇宙旅行中最重要的原则就是互相帮助。094 和我都有意识控制物体的能力，可以对付地球人的过激行为。

他掩护你。猫继续回忆。你一个病房一个病房找。我跟着你，我们一起坐电梯。他们封锁了电梯出口。我们就爬通风管，完全由直觉指引着。我们终于找到了你的友人。但只是他支离破碎的身体。

我差点儿发疯，于是我折回头想救 094。我已经失去一个，我不能再失去第二个。我控制不住情绪，连连击伤阻挡我的地球人。

血溅在走廊的墙壁上，留下永远触目惊心的痕迹。猫的脑海中重现那场面。害怕极了的地球人开启预先部署的高能磁场网。迎向他们的 094 刹那灰飞烟灭。

我还来得及在磁场边停住，但强烈的磁干扰破坏我的意念力。094 的毁灭给我带来巨大的愤怒、伤痛和惊惧。我的全部意识竟和肉体脱离，进入你大脑里。

这样一切就都弄明白了。猫说。只有猫能从警戒森严的捕捉外星人现场逃脱。我带着你跌跌撞撞奔向库房，这是你的本能，你还惦记着和 094 的约定。强磁场看来对我也有作用，是极度的刺激吧？到库房我便倒下了，昏睡十年。

而我的同伴死了，音容笑貌俱已在时空的流转中消逝。071 的意识浸满沉重的哀伤。

猫意识到自己的多嘴。它终止回忆。

071 也沉默不语。但猫感受到他的悲伤和凄凉。

什么也别再想了。猫轻轻，轻轻地呼唤他。我还和你在一起。我是你的朋友。八冬天就在回忆、感伤和互相安慰中过去。猫和 071 之间的友谊平静发展着。天气暖和后，猫离开了钟楼。没有了寻找主人的精神负担，猫的生活变得很懒散。它常常找僻静通风的地方睡上十一、二个小时，饿得实在不行了才去捕食。

071 静静蛰居于猫的大脑某处，思考着未来和过去。猫没有询问或打扰他。猫害怕 071 找到办法的那一天。那一天必将是他们分手的日子。

但是这一天总会到的。猫知道。它恐怕自己不能再过十年前孤独的日子。没有朋友的日子。

我将守护你，071。每当星际旅行者的脸浮现猫记忆中，猫便会在心底重复这誓言：071，我将守护你身旁，珍惜我们在一起的每分每秒，我要尽力为你做能做的事。

071 还需要恢复。医院一幕虽然隔了十年，仍让他心悸，他不敢想却又不能不想。他不知道该用什么样的态度来对待地球人。他想恨，但那个小女孩的形象温暖祥和，与仇恨无关。他想谅解地球人，但失去伙伴的痛苦依然煎熬着他。

和猫谈论地球人，071 显得无所适从。猫想方设法转移他的注意力，它把熟悉了的城市介绍给 071，也许城市的五花八门、缤纷多彩可以让 071 暂时忘掉他的难题。1999 年的城市弥漫着世纪末的感伤情绪，虽然报纸广播电视热情洋溢地宣传新世纪的美好计划，但消极颓废的诗歌以及五岛勉关于诺查丹玛斯大预言的解释却到处流传。“外星人七月的拯救”这类话更是一些人的口头禅。

简直白日做梦。猫嘲笑。我从不相信外星人会充当救世主。当然，071，我并不是怀疑你的能力。

我的能力有限。否则，我也不会……人类为什么把希望寄托在外星人上？

他们是种脆弱的生物，外强中干而已。猫毫不掩饰自己对人类的鄙视。

城市的惶恐不安多少叫 071 惊奇，联想起十年前袭击他的地球人的紧张、戒备，对地球人他渐渐有了一种新的交织怜悯、憎恶、遗憾的感觉。

临近清明，071 彻底复原。他精神饱满，意念力增强，连带着猫的体力也增加了。猫走起路来轻快敏捷，捕食更容易轻巧。因为 071 在自己身体里的缘故，猫加倍爱惜自己的身体，它学会如何搭乘地铁或公共汽车来节省气力。

071 决定找到飞船修复后离开地球回家。他可以把精神的自己储存在飞船的记忆系统里。但是他必须先找那个有大大黑眼睛的小姑娘。飞船上所有的信息都浓缩制成了一枚小小的坠子。构成那坠子的每一毫微米金属，都是他和 094 漫长旅途的心血结晶。没有它，他无法修理启动飞船。这坠子在去医院前交给了那个小女孩。

你必须帮我找到她。我相信她会把那坠子保存得很好。071 对猫说。

我也相信。那还耽误什么呢？猫毫不犹豫。我们去找她。

九

于是猫又上路了。这一次很轻松。071 研究过城市的布局。尽管过了十年，主要的街道和重要建筑还在原来的位置上。猫没用多长日子就回到当年生活的那个地区。

但是那一带已变成繁华的卫星城，商业区、居民区和小公园交错分布。猫怎么也找不到那个废弃的建筑工地以及工地附近小姑娘住的大杂院。

猫有时着急，有时又巴不得如此。和 071 相处的每一天都是美好的时光。071 是它十年前生活的一部分，唯有他还熟悉十年前的它。071 丰富的宇宙探险经历，不断启发着猫的智慧，促进猫知性和感性的提高。这样一个朋友，猫怎舍得放弃？

071 催促猫赶快行动。他并非不了解猫的感情，但这不能动摇他返回的决心。他必须把探险结束。这是使命。夜晚通过猫的眼睛凝视浩瀚的星空，071 就会不自觉地产生归属感和责任感，这感觉如此强烈，象火一样炙烤着他的灵魂。

大概是 071 强烈的决心起了作用，五月的一天，猫忽然感到了什么。猫察觉出空气中有种特别的很久前它熟悉的味道。这一天晴朗、干爽，阳光清亮，空气仿佛透明干净的水，让猫精神振奋。

猫来到一个居民大院里。院子里所有的楼房都极其相似……到处是开花的槐树，白色的槐花香气馥郁。猫往花香深处走。猫追寻的气味就夹杂在这花香中，是一种淡雅到柔和，散发着温暖的味，一种它很久前熟悉的味。这难道就是那个小女孩的气息吗？猫抑制不住心情的激动，小跑起来，犹如踏风而行。

气息越来越浓。是这大院最偏僻的地方，是个开满鲜花的地方。花树伸出阳台外小院的铁栏杆，枝枝蔓蔓一直垂到地上。花一簇簇，一丛丛绽放着，深深浅浅的红色覆盖了嫩绿的叶片：深红灿烂，浅红娇艳。

猫从栏杆间钻进院子。它很累，便躺下来静静地歇息。

阳台门开了，“小心些。”有人叮嘱。猫听见《越人歌》的旋律。这首歌依旧让它伤感。如果找到那小姑娘，071 就将离开它了。不管它怎样喜欢，怎样需要他，他都将走了。

想到这儿，猫的内心酸酸的很是难过。

一位年轻的女郎，慢慢走到屋外。她着白色连衣裙，清爽干净。猫站起来想找个角落隐藏。但它立刻发现那女郎是个瞎子。

猫闻到把它引到这儿的味，正是瞎女郎身上的气息：淡雅柔和温暖。

她就是那个小女孩吗？猫问 071。是那个有着大大的乌黑眼睛的小女孩吗？

等一等，我需要时间判定。071 的意识颤抖着。

女郎走到阳光下。“你们好吗？”她问花儿，“我又在床上躺了一个星

期。我不会去住院的，我要等他们，他们说过来看我。”她轻轻抚摸花朵，“春天真好，是不是？”笑容在她苍白消瘦的脸上荡漾。

猫悄悄走近几步，想把女郎看得更清楚。

“谁？谁在那里？”女郎大声问。风拂动花树，远远的有鸟叫。

“是你吗？”呆了一呆，她叫：“是你！你到底来看我了！”

“晓菲，你在外面叫什么？”窗户里闪过花白的头发。“妈，谁在院子里？”女郎的声音微微发颤。“没有人。”“我听见动静来着。妈，一定有人。”“有一只猫。”

“猫？”晓菲喃喃低念：“猫，猫。”她弯下腰，“猫咪，你在哪儿？”

猫过去蹭着她的衣裙。晓菲伸手摸它。猫没有拒绝，一任晓菲抚遍它的头。晓菲的手柔软温暖。猫闭上眼，让她的温暖流布全身。

“妈，猫是什么颜色的？长得好看吗？”晓菲低头，空洞的眼睛望着猫。她的长发垂落在猫身上，猫看见她衣领里银色的链子，链子吊着个小小的水滴形坠子。坠子镂刻满奇异复杂的绞花。

坠子！那坠子！是她！就是她。071 惊呼。她长大了。但是她怎么会瞎？猫浑身哆嗦。

071 的情绪瞬间传遍它的神经，它感到犹如触电般的麻木和刺痛。

“是只黑猫。四个爪子是白色的。”“黑色的猫，”晓菲喃喃自语，“我见过一只黑色的猫。和他们一起走了。”猫依偎在她怀里，低低呜咽。“猫咪，你是不是那只猫呢？你告诉我，他们会不会回来？”晓菲咬住下唇。她抱紧猫，抽泣。刻满奇异绞花的坠子打在猫的脸上。

这个女孩一直在等你们。猫对 071 说，你看见了。

我想触摸她。071 十分哀伤。我想告诉她我回来看她了。但我没有实体。我碰不到她。

也碰不到那个坠子了吧？猫冷笑得有些恶毒。它立刻后悔了，它怎可以说这些话？守护 071 的诺言还在耳边，它应该为朋友将要实现愿望高兴才是啊！

可是猫无法喜悦。因为……因为与他分手的日子终于要到了。

十

猫在晓菲的院子里住下。失明的晓菲常常到院子来。猫躺在葡萄架下，听她和花鸟喃喃对话，看她坐在阳光里宁静恬适的姿态。花枝摇曳，花瓣飘落，猫简直就是在幅工笔仕女图中。晓菲的纤弱和春天的活泼生机形成鲜明的对比，给猫留下深刻的印象。猫把晓菲从人类中分离开来，晓菲的纯净天真犹如凌晨初绽的一朵玫瑰，猫无法不喜欢她。

这并不能改变我对人类的看法。猫坚持。071 顾不上和它探讨人类的问题，他每天都尝试用意念呼唤晓菲，但晓菲依旧象十年前一样听不到。071 为此而焦急。当她抚摸你的时候，你因她的抚爱而欣悦。他对猫说。你没注意到她的脸色越来越不好？她怎么会瞎？我记得她那双眼睛，黑晶晶的，漂亮极了。

我当然看见了。晓菲一定有病，她经常大把大把的吃药，晚上痛得在床上打滚。这些我都在她家的玻璃窗外看见了。而你却忙着使用意识，封闭了对外界的感知。

代我多看她几眼。071 请求。等我的意识可以和她的接触，我或许能帮她抵抗疾病。

猫很想知道晓菲得的是什么病，但晓菲的家人从不谈论她的病情。每隔一周，就有专车把晓菲带走，过两、三天才送回来。

“知道这是为什么吗？猫咪，”晓菲有一天对猫自言自语。“他们定期给我检查身体。

因为，嘿，你相不相信？我是唯一见过外星人的人。我见过。我还上过外星人的飞船。他们说就是飞船的辐射使我失明，还得了癌症。”

猫的心直往下沉，沉入深渊。它听到 071 痛苦而充满内疚的呻吟，它的心被这呻吟绞得支离破碎。

“他们说不会再有地球人受伤。十年来，他们已经找到了对付这一类外星人的方法。猫咪，这很可笑是吧？他们把外星人全都杀死了。你知道吗？杀死了。然后拿来解剖。我知道。我一直想去看 071。只有他的身体被完整地保存着。可他们不让我碰他。我知道他死了。我只是想摸摸他的脸。哪怕碰一碰也好。我看不见啊！”失去光泽的瞳孔中泪珠盈盈。

晓菲啜泣。

猫的四肢因 071 的悲愤而抽搐。它不得不走开平静情绪。

你的身体还在，或许你可以恢复本来面目。猫叫，071，这真是太好了。

071 没有回答。

十一

我从不知道和地球人交往会带给他们这么大的伤害。071 的意识不断自责。但是你的同伴也死了呀。猫的看法不同。可晓菲不该受这个罪。她是那么善良。就算异族之间交往非付出代价，我和我的伙伴也已经付出了。

这完全不同啊。猫有点儿生气，071 每时每刻都在想着晓菲的病，想着晓菲。她曾帮助过他，她守着诺言保存那坠子。她的眼睛被飞船泄漏的辐射光刺伤，她为此失明，为此身患绝症，但她却没有一点抱怨，她只想能够摸摸他的脸。071 为晓菲的遭遇痛心，更被晓菲的情感触动。

你不再说回家的事。猫提醒。071，你的决心呢？我们现在可以去找你的身体，我可以从晓菲脖子上把那坠子咬下来，那小姑娘不会防备我。然后我们去找飞船。071 不回答。猫烦躁起来。这是个深夜，月园如镜。月光里花沸沸扬扬盛开着。猫跳上窗台，窗户里漆黑。

猫听见晓菲在床上碾转反复。

猫也不再说话，静静地，坐在窗台上，看月色似水，任花香沐浴。

仿佛又过了十年那么漫长的时间。能活着是件很好的事。071 的意识悠悠叹惜。不管什么样的状态，我到底还活着。

猫不大懂他的意思，朦朦胧胧地睡着了。十二光。灯光。晓菲按动开关。猫在半空中看着她。猫大吃一惊，随即意识到这只是种感觉，是 071 的意念力在跟踪晓菲，而它的意识跟踪着 071。猫的本体还蜷缩在窗台上打盹。

晓菲走进卫生间，洗脸，梳头，对着镜子照了又照。镜子里她的脸消瘦青秀，但她看不见。071 和猫在半空里看着她。她拿起牙刷，挤牙膏。忽然地，她的头重重碰在镜子边缘，手挥动着似乎想抓住什么东西，牙刷挑断坠子的挂链。她以一种无比优美的姿态倒向地板，血从她身体中渗漏出来。

晓菲！猫和 071 同时惊呼。

猫腾地跳起。屋子里灯火通明，人们走动，叫嚷着。

忽然一切声音都消失了。屋子里传出临近死亡的气息。猫坐卧不安，抠抓纱窗。这样不行，071 说。猫跳下窗台，阳台门紧关着。猫绕过院子跑

进楼房，晓菲家的大门虚掩着，不时有人出来张望。猫趁人出来时溜入屋。晓菲的房间里挤满了人，猫不能靠近。于是猫来到卫生间。洁白的瓷砖上血迹鲜红，触目惊心。猫四处张望，终于找到滑入浴缸底的坠子。咬着链子，链子尽头坠子在晃动，猫感到十分欣慰。

071，我拿到坠子了。嘿，你不高兴吗？

救护车刺耳的声音，刹车的声音，急促的脚步声。

带我去那个医院，猫，你有办法上救护车。

好吧。如果你觉得这样对晓菲有帮助。

十三

护士搀扶悲伤的晓菲母亲出去。母亲频频回头，被各种急救设备包围的女儿怎么也看不见脸。母亲掩面而去，泪水在她手指间淌落。

病房中不再有人了，猫才从角落里出来，走近晓菲。

晓菲平静的脸上，没有一点生命的迹象。监视仪的液晶屏幕缓缓显示着她的存在，那是两条亮线，起伏越来越慢。

071 的意识在凝聚。猫猜想他一定很不好受。它也不希望晓菲死，但有什么办法呢？归根结底，是人类的愚蠢冒失害了晓菲。如果当初他们不击伤071 的飞船，就不会有辐射泄漏，晓菲也不会有病了。人类真是脆弱，我就没事。猫把一直咬着的坠子放下，坠子在水磨石地板上闪动奇异的晶光。

晶光。星光。浩瀚的宇宙无边无际，博大而深邃。071 带着猫跋涉，他们的思维遨游太空。无数的星球从他们身旁掠过。每一个星球都有自己独特的生命形式。生命是最宝贵的，必须珍惜。橙黄，桔红，到处暖洋洋的。那是我的家乡，猫，你看见了吗？我看见了，071，那地方很美。

猫鼻子酸酸的。你要做什么？猫问 071。我做什么都是为了晓菲。猫，把坠子搁在她额头上。你要给她治疗是吧？猫照办了，尽量让自己的动作轻些。

把你的头挨着坠子。猫，真是谢谢了。我不能和你在一起，你保重。071 的意识说。不待猫回答，那意识已猛然离它而去。不！你不能！猫想阻止他，但脑子里突地一震，象被大锤子狠砸了几下。猫站立不住，跌下病床。它挣扎着抬起头，坠子在晓菲额头闪光，橙黄，桔红，温暖的光芒。猫恍惚中看见 071 进入晓菲的身体，带着他温暖的思维之光，顷刻这光便消失了。

不！猫的心灵狂呼。不！071，不要把你积蓄的所有能量都送给她。求你了！求你回来，我们还要去找飞船呢！

坠子掉了下来，“啪”地碎裂，灰色的粉末洒在猫身上。

猫感到自己也破碎了。

十四

“这里怎会有一只死猫？”“啊呀！真恶心，快把它扔了！扔出去！”

僵硬的猫被扔进垃圾筒，与一次性注射器、空药瓶、脏棉花混在一起。当猫被刺鼻的药水味呛醒过来时，它已经陷身垃圾的海洋。带着腐烂气息的微薄空气几乎让猫窒息，它本能挣扎着往外挤。这非常困难。垃圾们都密实坚硬地压在了一起，准备运走。好些时候猫都觉得自己要完了，要死在垃圾的坟墓里了。空气越来越闷热稀少，它喘不上气，而且感到寒冷，它身体里的血液正汨汨向外流淌，它的四肢正在丧失力量，它光滑的毛皮正在褪落，它逐渐走向死亡，走向 071 所去的地方。

但是那地方没有 071，集聚的灵魂们没有见过任何一个外星人，他们倒

是挺愿意认识外星人的灵魂的。猫惶恐。好歹 071 是比地球人先进可以穿越上千万光年空间的外星人啊，怎么会连灵魂都没有了呢？他应该很有办法，他不是已经躲过一劫了吗？猫踉踉跄跄在黄泉尽头搜寻着，什么也没找到。它不甘心，它好不甘心！

猫使尽了一切气力挣扎。它决定活下去。071 的意识或是灵魂究竟飘到哪里去了？晓菲被救活了吗？它得活下来解决这些疑问。这么死太糟糕，太冤枉，太没有意义。意义？猫心中苦笑。它咬破一本阻挡自己站起来的破书，书的名字就叫《有意义的生活》。现在猫的周围有了块较大的空间。

十五

猫回到医院时脚垫已磨出了血泡，一个大暴牙的男孩用弹弓打伤了它的左腿。猫是一瘸一拐跑进医院的，没有睡眠也没有吃东西，它跑得连气都喘不过来，它只想早一点见到 071，早一点见到晓菲。

急救室内整洁而寂静，所有仪器都关闭着，铺着天蓝床单的手术台丝毫没有使用过的痕迹。071 的信息也不存在。猫茫然，它仔仔细细搜寻急救室的每个角落，没有 071，哪儿也没有。它决定把搜索范围扩大到整个医院。这是疯狂的。它的爪子已经磨秃，它的眼皮沉重得仿佛挂了铅块，它每走一步都如同踩在钢丝上那样晃晃悠悠摇摆不定。但它不能停下，071 一定在什么地方等着它。他正需要它，他比它更虚弱。

猫不知不觉向医院的地下室走去，说不上理由，就觉得该去。地下室出乎猫的意料防卫森严，它一时心惊胆战。

果然 071 在这里！他躺在探针和监控器中间，看上去仍旧象活着一样，眼睛似乎随时都会张开。猫走近他，他就是在等着它，等着它带回意识，带回使他重新站起的力量。猫停住脚步，哀伤充满它的心灵，它什么也带不回来了，它为什么还要来呢？

这一瞬间 071 的身体开始干枯，光滑的皮肤收缩、起皱、干裂。护士们尖叫。警报响了。医生们从各个方向跑来，不同式样颜色的鞋子在猫周围急速运动。猫呆呆站在原地。

071 马上被层叠的白色包围了。

忽然人群散开，每个人脸上都呈现出难以描述的恐惧。纷乱嘈杂的房间只剩下过滤了的寂静。猫抬起头。

071 正在空气中融化：皮肤、肌肉、内脏、骨骼……他的一切，就在那里以平静的姿态碎裂。几分钟后他便在空气中蒸发干净了。

猫转身逃似地跑了，直跑到医院外的草地上。正是黎明，草地柔软而芬芳。071 死了，真真切切的从精神到肉体全都不复存在。猫一头倒在草丛里。不知道是泪水还是露水打湿了它的眼睛。

尾声

花树伸出小院的铁栏杆，枝枝蔓蔓一直垂到地上。花已不在。一簇簇，一丛丛绽放的，是深深浅浅红色的浆果，它们使苍绿的叶片黯然无色。

猫回到这个院子时已是深秋。1999 年的深秋，秋高气爽，城市的天空蓝得清澈透明。

七月的恐怖以及诺查丹玛斯已经被人遗忘。人们兴高采烈，衣着艳丽，整个城市沉浸在新世纪将至的欣喜气氛之中。

这种气氛多少影响了猫，它不能不从失去 071 的悲痛里振作。伤感无法挽回 071 的生命，倒可能让它送命。比起夏天猫消瘦了许多。猫来看望晓

菲，打算向她告别，也向过去告别。

晓菲家轻松的音乐，时起的笑声，证实晓菲已经恢复了健康。这种欢乐刺痛猫的心，让它想到 071。猫只想见晓菲一面就走。但晓菲很忙，总有电话找她，她总也不在家。

终于有一天，猫看见晓菲。她的双眸璀璨如星，她的脸色白里透红。她盈盈浅笑。笑靥如花。站在她身边的年青男子也在笑。他们在秋天的阳光里笑，他们在秋天的院子中笑，深深浅浅的红色映衬着他们的笑容。

晓菲没有注意到猫。

很好。猫咬牙切齿。071，可惜你看不见现在的晓菲，看不见你用生命救活的晓菲。她明白是什么原因使她奇迹般地恢复了健康吗？不，她不会明白的，永远。她已经忘记我了。

她也会忘记你，071。人类是容易健忘的。她会仅仅当你是她黑暗岁月的一个梦境。

你值得吗？071？071，猫在心底默默叫着，没有声音回应它。071 已经彻底的死了，精神瓦解，肉体消散。猫很长时间都无法相信这一点。现在它相信了，它是孤独的。但它得好好活着。071 说过，生命最宝贵，必须珍惜。怀着对 071 最深刻的记忆，猫将忍受寂寞坚强地活下去。

一辆运牛奶的小货车正在附近启动，猫跑过去纵身跳上车。

院子离它越来越远，晓菲离它越来越远。

过去也越来越远。

天隼

文/凌晨

高尚情操，这仅仅是一个词呢，还是奉献出自己幸福的人才会有的一种感觉？

---(英)高尔斯华绥

A

任飞扬重新打开标号“TS--4”的文件夹，那些他已读了无数遍的文字又一次扑面而来，刹那间将他带回过去：

地球有雨，这是外星世界所不及的。坐在你家四合院的北房中，看春雨滴下屋檐，夜在雨声里一点点消融。你的神情朦朦胧胧，仿佛那盏中世纪的油灯。我们的影子在墙间呢喃细语，你我默默听着，偶尔相视一笑。不知不觉，已是拂晓，轻启窗扉，雨雾和着槐花的幽香飘进油灯袅袅余烟的缝隙，而拂动窗棂的翠竹又生了新叶，露珠从叶尖滚落，一滴滴入我的梦境。

舒鸿，春天是地球最明亮美丽的季节，恍然如土星的光环样灿烂。我们骑自行车巡游大学校园。天湛蓝蓝，风暖洋洋，云轻飘飘，草地上深紫的二月兰一片片盈盈含笑。我坐在你单车大梁上，长发扫动你的脸颊。

你吟诵古诗：“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黄云万里动风色，白波九道流雪山……”我也爱这首诗，我渴望尽快到三万六千公里高度的空间岛上去体会诗中的豪迈气势。我和你抢着背诵，看谁记得最多。单车穿过牙白丁香和殷红海棠的树林，读书的学生在清朝古塔旁，在透明玻璃钢房屋里望着我们。我们象风一样，那些急急从我们嘴里吐出的字句便像风中古塔

檐铃的歌声。

这就是地球的春天，和你共度的第一个春天，舒鸿，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了。夏天我将从宇航学院毕业，我要到太空中去，到你身边去。但我不会要你照顾，我要做得比你更好。

从懂事起我就在为飞往太空的那一天做准备，我相信自己一定能行。可是校园里的喇叭在不停广播宇航报告会的地点时间，主讲人的名字一遍遍被提起：舒鸿 - - 舒鸿 - - 舒鸿，提醒我你是一位杰出的宇航员，而我只是个还没毕业的学生。

舒鸿，你并不洪亮的声音压住了会场上一千五百人的掌声。学生们在楼上鼓掌，在走廊里鼓掌，在礼堂外鼓掌。他们为你的每个问题激动，为你的每段话叫好。站在台侧，看着台下黑压压的人群，我为你自豪，我更为我们选择的事业自豪。那一刻，我的心狂跳不止，我的血液也随之沸腾。舒鸿，我的朋友，我的爱人，我的老师，我真想冲过去拥抱你，告诉所有人我对你的爱和敬慕。舒鸿，你犹如一只翱翔天宇的雄鹰，我要追上你，和你在太空中并肩齐飞，我要象你那样成为优秀宇航员，把一生奉献给壮丽的太空，奉现给造福全人类的宇航事业。

金星坍塌的城市群给我难以忘怀的悲凉，当我重返地球母亲的怀抱中时，真有说不尽的感慨喟叹。舒鸿特地从训练基地赶来和我相聚，听我讲述我这处女航的所见所闻。坐在乡间旧式砖房的屋顶，屋前树木葱郁的枝叶轻拂我们的前额，舒鸿弹起本地的四弦琴。在琴声中夕阳悄至，晚霞映红了绿树灰瓦。雄伟的都市会衰败，繁荣的文明会灭迹，没有千万年的不朽，但我们却可以永远坐下去，坐到化为尘埃。

明天舒鸿将回月球基地了。眼泪慢慢掉落，我没有擦，这是我第一次流泪。在金星黑暗的地下隧道中探索时，我是唯一没有胆怯的人。可是明天舒鸿要去月球，再过一个星期，他将远赴火星外的小行星带。我的泪水缓缓滑落，在他清越的琴声中。

天隼号与控制中心中断联系的时候，我守在通讯处不敢离开，提心吊胆等待着天隼号的消息。我的生命已经和你的连接在了一起，舒鸿，你知道吗？自天隼号启程前往小行星带，我每时每刻都关心着它，不仅仅因为这是首次载人飞船穿越小行星带，更因你是天隼号的船长，你身上寄托着人类进入类木行星区域的希望。

任飞扬给我送来了遥控天隼号模型，他说你绝不会出问题。他的声音肯定而沉稳，就像他那个人一样。舒鸿，你这个好朋友闪闪发光的礼物精致逼真，它仿佛一只真正的鹰隼似的随时随地要飞走，它仿佛就是你的化身。

这几天宇航局就木星考察计划进行大范围讨论，我那篇关于土星环的论文恰在此时获得“天体研究奖”，同事们笑我已经走得太远。如果我的思想比行动快，那是因为你的推动。舒鸿，你曾经对那篇论文提出许多意见，这个奖也是属于你的。当我眺望土星那微微闪烁的光环时，我想和你一齐在它上面散步该多好：我们坐在最外圈的光环上，让缓慢转动的光环带着我们绕过金黄的土星。宇宙用它博大的臂膀包围着我们，我们象它的孩子，我们就是它的孩子啊.....

我无法描述再次见到舒鸿的喜悦心情，但愿我能把他的一言一行都铭刻于心。全世界都在谈论“天隼号”，谈论人类将登上木星的那一天。而舒鸿并不在意，他的目光已经越过土星，穿透天王、海王与冥王三颗远日行星，

跨过太阳系的边缘，投入半人马星座。关于我那个土星环的梦想，他喜欢极了，他甚至正经八百地建议宇航局在土星环上修建酒店，而且还抽空学起了建筑设计。他对设计的事是如此入迷，我不得不强拖着把他从基建处拉到颁奖大会上，那里人们正焦急地等待他领取奖章，类似的奖章他已经有了十四枚。他把所有的奖章都戴上照了张非常神气的照片，那些奖章在他衣襟上闪闪发亮，几乎要淹没他了。

因为金星的事我也得到一枚奖章，我把它寄给了中学时代的老师袁征，她是我这个孤儿世界上唯一的亲人，是她鼓励我走上通往宇宙的道路的。奖金也悉数交与老师处理，她全部捐献给教育机构办学，并按我的要求未留姓名。这件事情让我和舒鸿都非常开心，我们甚至希望从月球的望远镜里看到地球上的那个学校，那个在最贫困和边远山区却名叫“太空之星”的学校。

航天中心总是灯火通明，前往月球的航天飞机即将起飞。我几乎要迟到了。昨夜梦见舒鸿，我便不肯早醒。他驾驶天隼号前往木星后，我常常梦到他，梦到他的笑容，他的笑容总是灿烂而温暖，仿佛阳光。

就在这时我听到了“天隼号”要返回的消息，也听到了舒鸿的声音，中心所有的视屏刹那间都调出了舒鸿的图像，他平静地说他感到累了。我有点迷惑，舒鸿的脸上淡淡洒着冷漠，这种表情我从没见过。

他怎么了？也许是长途旅行太疲劳，整整两年，连控制中心的人都倦烦了，何况他曾五个月单独面对木星？

我一定要尽快见到他。我要告诉他，由于我在火星考察中的优秀表现，我刚被评为宇航局本年度的先进工作者。

……

盛大的欢迎仪式后是无数的荣誉、鲜花、掌声和赞美，舒鸿重又恢复他那生气勃勃的笑容，他成了公众的宠儿，媒体的焦点。全球每个电视频道都想拉他上节目，记者像苍蝇般围绕着他，同时也盯上了我。我极其厌烦，而舒鸿却和这帮人称兄道弟。

……

无论如何我明天一定要回月球去。我不习惯华丽的服饰，也不习惯灯火辉煌的各种晚会，更不习惯人们看待我的态度。我首先是一名宇航员，其次才是舒鸿的未婚妻。我的事业和成绩可不是因为舒鸿才得到的。

舒鸿，你太沉浸于社交活动，你醒醒吧，你的助手们都回基地了。停止炫耀你的成功吧，否则，别人就要超过你了。我希望你永远飞得最高、飞得最远的那一只鹰啊！

……

杯子从我手中掉下停顿在半空，水洒了出来，一滴滴飘浮在杯子周围。所有东西都完好如初，只是我的心已碎裂，碎成万千片无法收拾。我不知道是怎么离开舒鸿的，我多想和他痛快淋漓地吵一架，但他总是一副理所当然的样子。他反对我参加土星探测计划，他要我和他一起到地球去，还说离开他我将一事无成。他在轻描淡写的语言中流露对我工作能力和事业心的鄙视，他更瞧不起其他人。基地到处都在议论他的傲慢张狂，他认为那是嫉妒和中伤。他不再关心训练、天隼号和土星环，他将放弃宇航员生涯，他说他想尝试另一种生活。

这种生活由豪华办公室、高薪、阳光假日和精美饮食组成，稳定踏实轻松。

这不是我熟悉我爱的那个舒鸿，那个舒鸿不会如此轻易就满足，不会依恋舒适的生活环境，不会到处指手划脚。那个舒鸿把航天当作生命，把同事当作兄弟，把名利视为粪土……

这个舒鸿如何与那个舒鸿合为一体？

笔在我手中颤抖，舒鸿越来越象个陌生人。如果坚强的信念可以崩溃，如果真诚的誓言可以丢弃，如果……如果过去的舒鸿真的失去，

我不愿意想，我宁愿不想。我要尽努力追回过去的舒鸿，但我不会放弃事业。如果舒鸿下定决心和太空分裂，那么，那么……

我希望那么后的事永不要发生。

B

覆膜纸页渐渐模糊，任飞扬无法继续读下去。他捂住酸涩的眼睛稍稍休息。现在纸上淡蓝色的文字清楚了，那文字出自流云之手，清秀娟丽。他能够体会字里行间的意味，但却说不出来，巨大的郁闷与悲伤堵塞他的胸口，让他无从辨析清理自己纷乱而凄凉的感受。

液晶墙显示时间。任飞扬坐在对面看着它。数字从1递增到60，进1；从1递增到60，进1。数字缓慢而呆板地变动着。它们代表时间，时间无法忍受地迟钝沉重，仿佛一把生锈的铁刀在在撕割他。那把刀一点一点嵌进他的身体，让神经来得及将痛楚传导走，缓慢然而剧烈的痛苦就一点点侵蚀进他的血液，直入骨髓。身体没有接触刀子的部分开始收缩抽搐，由于恐惧。还有意识。主要是意识。意识还停留在天隼号爆炸的时候。因为没有氧气做助燃剂，从钢铁粉碎处产生的火光很快就消失了，耀眼的光团留在他的视网膜上，久久不能消散。

他急忙低下头，光团还在那里。他把目光集中到日记上，光团模糊了，但流云的字在晃动，不是字，是他的意识：他依旧在颠簸的天隼号上，周围一切都在晃动、晃动，包括流云，还有她周围几个人表情各异的脸。很多次，任飞扬试图抓住她或是驾驶台，看上去那并不象虚幻的只存于他记忆中的图像。当然那只是图像。心理医生提醒过他要竭力克服幻觉，迅速回到现实中来。

现实是流云死了。

但是他多么想抓住她，好象抓住她就能抓住天隼号，抓住这条漂亮的整个人类都为之骄傲的飞船。这飞船原本是舒鸿的，在他驾驶下飞船似乎都有了生命，随时会说话一样。任飞扬不太喜欢这种感觉，飞船就是飞船，属于一种交通工具。当天隼号永远地失去了，他才发现这飞船已经和他的生命融合在了一起，代表着青春的梦想，意气风发的舒鸿和无数激动紧张的太空之夜。

任飞扬伸出手。

十平方米的房间中央放一张桌子，这是唯一的家具。任飞扬坐在桌边，抱着那本覆膜的日记，面对涂了冷光材料的墙壁上的液晶时钟。

舒鸿背叛，天隼号爆炸，流云死亡，我看到一切，但我竟然无法挽救。

任飞扬的手停在半空，除了空气他什么也抓不到，他可以抓住的东西全都消失了。本来他可以劝阻舒鸿的懦弱行为，不错，在舒鸿那不可一世的骄傲表情下掩藏着胆怯，否则一向冲在前面箭般锐利的舒鸿怎会在事业达到巅峰时见好就收？作为舒鸿的好朋友和多次太空任务的助手，他应当尽力挽救舒鸿，而不是缄默。他可以揭露头儿们对舒鸿的纵容，他们在媒体上声称

舒鸿身体不适，让成包大大写着舒鸿名字的慰问品和信件涌进宇航局的专用信箱，而见到舒鸿的宇航员一致认为他比任何时候都健康。揭露也许可以刺激舒鸿恢复信心，但他却瞻前顾后，在极度苦闷中跑去火星参加强化训练，等他再回到基地时，舒鸿已投入地球的怀抱并且从此杳无音讯。

还有流云。如果……

任飞扬的胳膊无力地垂下，如果他不接任天隼号船长的职务，也许一切都不会发生，流云也不会死。但他怎能拒绝这个任命呢？他要和天隼号一起飞，他要比舒鸿飞得更远，他要证明不会再有人像舒鸿一样半途而废。然而，良好的愿望竟然无法变成良好的结果，只给他留下深深的遗憾与愧疚，他是个不合格的宇航员，不称职的船长啊！

他记得舒鸿第一次提起流云时那欢欣的表情。等他终于见到照片外的流云——一个眼睛含笑容颜开朗的大女孩儿，已经是在九个月以后宇航学院的毕业典礼上。他和舒鸿是学院的嘉宾。那天阳光灿烂，云淡风轻，毛白杨和法国梧桐给校园投下簇簇浓郁，到处是红白相间的七叶香，花的芬芳里毕业生们低低絮语，年轻的头颅凑在一起，仿佛商议采花的蜜蜂。

“我一定要上天！”流云的声音清脆爽利，态度坚决，“但绝不和你在一起，我不要你照顾。”舒鸿大笑：“有志气！好，我绝不挑选一名宇航学院的女毕业生做助手。”

任飞扬奇怪这些往事还一一在目，那一天像七里香样甜蜜、芳香和美好，尤其是在宇航局局长亲自把优秀毕业生的奖状递到流云手里的时候。流云是宇航学院第一个得到这奖状的女性，她做了简短的发言，再三表示太空中不应当有性别歧视，她将以实际行动证明女性和男性的工作能力相当。她后来果然证实了自己的誓言，成为最优秀的太空人之一。

是的，这些我全都记得，我记得当我成为天隼号船长时，你第一个要求加入我的工作小组。流云，你从未和舒鸿在一艘飞船上共事，而天隼号宛如舒鸿的影子，望着你极力掩藏思念与担忧的眼睛，我只怕你不能完成任务。流云！我本想抚慰你失去舒鸿的寂寞，充实你没有舒鸿的生活，我尽一切努力想照顾好你，可是……我实在错了，我根本不了解在你那纤细温柔外表下的坚强和责任心。

流云！

提坦的千里冰原突然展现在任飞扬面前。冰屑纷飞，钻头在滋滋作响，耳机中传来激动的声音。声音！回荡在天隼号的舱室。有人狂笑，刺耳的尖叫震动舱壁。流云睁大眼睛，握紧手中的武器。武器！金属外壳闪亮！激光切开了紧锁的舱门，键盘飞快地敲动，搜索不到被修改的指令，汗珠顺着他的前额淌落。流云在另一台电脑上寻找，她找到了！救生舱归我们了，但真的要弃船吗？

瞬间黑暗，电火花四处闪烁，气温渐渐下降。得立刻穿上恒温服！流云的脸，在应急灯照射下她脸上是不可抗拒的坚定。不能丢下高林，他再怎么说是我们的同志，我去找他！

流云的身影消失在狭长的走廊里。他想跟上去保护她，但是秦明摔倒在地，他不得不留下照顾伤员。

流云！秦明，还有高林！默数着天隼号船员的名字，任飞扬只觉心如刀绞。他们上船时全是那么生龙活虎。他们轻易就把生命交付给了他，而他却让他们经历了灾难和死亡！

天啊！我都做了些什么！日记贴紧任飞扬的心脏，他一时间几乎窒息，心脏不能跳动，血液无法流淌。

不知什么时候，赵律师出现在任飞扬面前，打断了他的思绪。

律师轻轻从任飞扬怀中抽走日记。

宇航员惊惧地抬起头。

“归还的时间到了。”律师的声音柔和得仿佛在哄一个孩子，他向门口努嘴。“局里的人一直在等着。”

任飞扬望着那覆膜本，他再也见不到它了，带走它就像带走他剩余的生命，他现在什么都没有了，除了美好与酸楚夹杂的回忆。

他只恨自己没有和天隼号共赴劫难。

律师走到门口，一只看不见的手接过日记。日记在宇航员的视野里永远消失了，他控制不了哀伤，扭过头去。律师面对他的背影——瘦得几乎可以数清每块脊椎骨的背影，缓慢地说：“那飞船的事故不应由你一个人负责，我确信。”

任飞扬没说话。

事故不应由你一个人负责。死了两个人，但那是个意外。如果你善于辩解，你甚至不会受到任何处罚。

虽然天隼号已灰飞烟灭。

C/*

“天隼号的爆炸是近五十年来最严重的航天事故。而你却幸存下来。”调查者已经积累了足够多的资料，看上去他十分疲倦，眼圈发青，但这并不影响他严厉的态度。他的年青女助手神情严肃不苟言笑，短短的头发拢于耳后，在灯光下的侧影有些像流云。

“是的，我是幸存者……”同伴的声音又一次响起，惊惧而尖利，任飞扬甩甩头，没有用，那声音一直在他耳边回荡，一声比一声响。“天隼号装了土卫六提坦的海洋样品：冰块和深层洋水，还有大气标本。我们用特制的合金陶瓷防护装置盛放样品。”

那场景又出现了，恶心、头晕、呕吐，伴随着奇异的幻觉。

“谁出主意把样品器放在探测火箭里的？”

“流云。”

“作为船长，你反对她的提议，坚持不经基地允许就不行，是这样吗？”

“是的。我从那时开始犯错误。我认为高林的过敏反应很正常，而且探测火箭只剩下一枚，用掉了会影响对小行星467号的考察。”

“飞船上的其他人怎么想？”

“我让他们相信我是正确的，我们的防护措施几乎完美无缺。可是，”

助手接通电话，她的脸上掠过一丝怜悯：“秦明又被送进了急救室，处长，医院不敢保证能救活他。”

第三个人。他曾经的希望。在漫长的归途中他一直祈祷秦明活下来，活下来，因为秦明是优秀的机械师，因为他失去了飞船和太多同伴，因为秦明身体里有流云的血液。而现在，不，没有现在了……

黑色，到处是空旷无限的黑色。任飞扬四下环顾，他回到太空中了。地球只是一颗晶亮的石头，在他目力所及的尽头孤独寂静地飘浮着。他周围空无一物，只有步行缆绳在他腰间闪烁。他吊在虚空之中，什么也抓不到，生命就指望那绳子是否结实了。

闪光，沿着那绳子跳跃，绳索爆裂，松散开……

任飞扬摔倒在地板上。

天隼号事故听证会上，调查者出示一份证明：“这是基地的 B-4371 编号命令，同意天隼号使用探测火箭送走样品器的方案。此时天隼号上的船员已出现了程度不同的眩晕、头痛和思维游移。流云给众人进行了镇定治疗。以下是任飞扬接到命令后的行动程序，他和秦明将样品器装入火箭，火箭按照基地要求向火卫三发射，留待进一步研究。流云和高林清洗飞船。流云为安全起见请求在进入火星基地前对飞船检疫，基地批准天隼号在费罗迪曼太空垃圾站停靠等待医疗救援飞船。任飞扬改变飞船航向，在调整船体姿态时外部传感器 17 号卡死。秦明出舱修理，当他要修好传感器时腰上系的步行缆绳突然断裂，他掉在飞船左翼太阳能收集板下沟槽内并夹在那里。任飞扬将飞船交给高林驾驶，自己和流云去抢救秦明。他们用了四个小时才把秦明救回飞船，这是秦明的医疗记录，他受伤严重，并且大面积出血。流云为他输了血。”

“她是万能血型。她一定会这么做！”联合委员会中的一个委员感慨。调查者想解释一下：“随后发生的事情有些混乱，秦明、任飞扬和救生舱的电脑各有一套说词。而且救生舱的电脑记录并不完全，秦明至今仍昏迷在医院里，任飞扬的精神又遭受了严重打击。”

“我们要你调查的结果。”委员会主席示意调查者说重点。

“高林这时候陷入歇斯底里和恐惧中。他拒绝执行基地命令，并试图复原航线。遭到任飞扬反对后高林锁死了控制室的门，切断了与基地的通讯联络。任飞扬几次想打开控制室的门都没有成功。高林更改操作指令，严重扰乱了主电脑的工作。”

“高林这个胆小鬼！他还和流云一起参加过金星探险呢。”一位女性委员愤然。“你不能加入主观看法。”另一个提醒他。

“当然，你们是公正的。”调查者希望会议能快些结束，天隼号的立体图像飘浮在他面前，让他总想到天隼号爆炸的悲惨情形。他咳嗽一声，继续叙述：“这种情况下任飞扬决定使用武器。发动机的冷却系统工作物质阻塞，引起连锁反应，流云安顿好秦明后便到动力室清理发动机。高林被任飞扬击伤后开启了飞船紧急自毁系统。任飞扬只顾追高林，没有及时关闭自毁系统。精神处于崩溃状态的高林趁机拆除了保险器，使主电脑完全瘫痪。流云在动力室遭高林袭击，高把同事当成了异星怪兽，根本无法理喻。任飞扬赶到和流云一起制服了高林。他们想恢复主电脑工作但没有成功，飞船已处于毁灭边缘。流云及时打开了救生程序。流云认为应该把关在控制室里的高林也带走。她让任飞扬把秦明和贵重资料先送上救生舱，自己不顾一切回去寻找高林。但是流云再也没有回来。救生舱在飞船出事前两分钟自动弹射出飞船。天隼号随即就爆炸了。”

调查者停顿片刻。他环视四周闭路视屏中的每一张脸，慢慢说道：“你们手里的资料包括任飞扬、秦明的证词，搜寻飞船的证明材料和专家关于天隼号事故的技术分析报告，天隼号事故过程大致就是这样，它的发生，与自然、机械、人为因素都有关系。”他陈述完后，关闭投影器。天隼号消失了，他心里沉郁的感觉稍好一点。

会议室里一片寂静，委员们低头看着自己手上的资料，有几个甚至暂时离开了网络。

“我参加了流云从土星环返回的欢迎仪式，还给她发过奖，她是最接近土星的人。”有一位委员终于开了口：“她很年轻。但失去她是无法弥补的。我记得曾有人提议由她负责天隼号的这次任务，她坚决果断而又不失女性的细致温柔。”

“我们没有宇宙飞船的船长是女性。”另一位委员说，“当然流云是最好的宇航员，我们要给她最高的荣誉和最隆重的葬礼。”

“事情已经过去了九个月，希望能尽快了结。宇航局认为不能再拖了。”公诉人表情冷漠：“任飞扬优柔寡断，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我还以为让任飞扬接替舒鸿担任天隼号船长是个好主意呢。”那位女性委员说，“他一贯表现都很好。”

“任飞扬现在的情况极不稳定，我请求延期对他的起诉。他曾是优秀的宇航员。请委员会考虑这一点，我们培养一名宇航员不容易。”赵律师恳切地说。

“我们当然要考虑任飞扬以前的成绩。但是我们必须依照《太空法》处理。”主席的声音坚定，不容反驳。

“对不起，”调查者插话：“依我看，就算再让任飞扬飞，他也飞不上天了。当我们告诉他秦明的事时，他就彻底垮了。”

2095年11月，任飞扬因失职罪等被判以十年有期徒刑，他拒绝了赵律师上诉的提议。

同年10月，宇航局为流云举行了盛大的葬礼和隆重的表彰仪式，刚刚从死神那里逃脱的秦明也参加了这一仪式。

D

2096.....2099年。

盛夏正午的山脊仿佛要被烤熟的土豆，零星的树荫遮盖不了山坡裸露的黄褐土地。山谷间的河道被泥沙差不多填平了，河床上只有几股断续的混沌水流，在近40°的阳光下蒸发着。

“您不应该到这儿来。”监管员抱怨身边的乘客，一边把车内的温度再调低一些。飞车在离地面平均2米的高度迅捷滑行，喷射出的气浪使他们来的路上尘土沙石四溅。“这鬼地方不是人呆的。”

乘客已经上了年龄，花白卷发和玳瑁色眼镜使她平添几分威仪。她没有理会监管员，窗外的景色吸引了她。山谷突然开阔，出现一片小小的翠绿平原，平原两侧的山坡筑起一道道石坝，坝上的树木错落有致，几座简易房屋分布在平原上。

“经过这么多年努力，我们总算把沙漠挡在山那边了。”监管员不无骄傲，“他在8号地，您坐稳。”

飞车一个急转弯，乘客被突来的离心力压迫紧贴在椅子上。她有点头晕，心脏急剧跳动着，一直马不停蹄地赶路，她累了，简直疲惫不堪，要是能歇一歇该多好。这可不行，她提醒自己，竭力睁大双眼，在见到任飞扬以前说什么也不能倒下。

任飞扬，念着这个名字，流云清澈的眸子便闪现眼前：“如果我回不来，请您把东西交给任飞扬吧，他会处理的。”乘客鼻津一酸，她心爱学生心爱的女儿的要求，怎么能拒绝呢？不管任飞扬在什么地方，找到他多么的不容易，她也要完成流云最后的心愿。

更何况她的人生之路快要走到尽头了。

车子突然停住，乘客向前倾倒，监管员一把扶住了她。“这就是8号地，”监管员放低车身，“您等着，我去把他找来。”乘客动了动身体，监管员制止她：“对不起，我不能让您下车，外头太热了。”“不是有人还在外面干活吗？”乘客推开监管员，“他们不怕热吗？”

衣服被汗水粘在身上，乘客呼吸不畅，她小心地挪动脚步，极力保持着身体的平衡。砂土堆砌的田垄松散硌脚，她的鞋子几次陷进沙石中去。田垄两边被一畦畦白色的塑膜覆盖，很多地方嫩绿的小苗冲破护膜，俏生生挺立在热辣在阳光下。十几个人正在塑膜间忙碌，他们都低弯身子，蓝色工作服反射着刺目的阳光。

乘客想走近些看清他们在做什么，但是她迈不动腿，她只觉得关节仿佛都锈死了，僵痛得无法动弹。

“5731！”“5731！”监管员喊了好几遍，才有一个人直起腰，从地里走过来，戴了胶皮套的手上还拿着万用剪刀。

“有人来看你，”监管员指指乘客：“特意从北京来的。”

“任飞扬！你还好吗？我是袁征呀！”乘客一下子认出了他，尽管他的面容已经苍老，黝黑的皮肤上布满细密的皱纹，下垂的嘴角使他整个脸有一种哀愁的表情，但乘客还是认出了他。

袁征？任飞扬站在田垄下，局促而不知所措。这是个遥远的名字，似乎和许多他宁愿遗忘的事情联系在一起。

“我是流云的中学老师袁征，记得吗？行云带你到我家来玩过。我家就在国子监旁边，是个四合院。记得吗？”

行云。行云已经死去四年了。那年在北京集训地碰见她，她说要去看老师，她没有旁的亲人。他陪她去，一路小心不敢提起舒鸿的名字。袁老师站在四合院的影壁旁笑，院子的葡萄架下摆了几口布满绿锈的金鱼缸。隔壁是红墙绿树包围的国子监，四百年前那里的朗朗读书声仿佛还在空中回荡。

那是永远也不可能忘记的事，相反，随着时间的推移每一件都变得格外清晰，只要那事件中有流云的存在，而流云是和天隼号、和舒鸿连在一起的。刹那间，心海荡起几丝涟漪，任飞扬清晰地感到思念的灼痛，感到那曾烧炙过他生命的懊丧和愧疚。

“我记不太清楚了。”他回答，面部表情毫无变化。

“袁老师特意来找你的。”监管员在一旁说，“袁老师的身体可不大好。”

“上年纪了，”袁征的白发在阳光下闪亮，她微微一笑，“总算见到你了，有样东西要交给你。是流云的嘱托，我恐怕完成不了。”说着，她从背囊中取出一个小包，递给任飞扬。

任飞扬迟疑地接过来，望望监管员，监管员点点头。

包不大，淡绿色防护袋下装着一个规则的长方体。袁征示意任飞扬打开袋子看看。他拆开防护袋，里面是航天部门专用的小号邮递盒，盒子上工工整整写着：“烦交舒鸿亲收”

那是他熟悉的流云的笔迹。任飞扬只觉眼前一片眩晕，握着盒子的手不住发抖。

“这是，”他没注意到说话声也在发抖。这意外如一颗陨石，以无比迅猛的速度敲击他的神经结，令他不能思考、不能反应。

“行云想找到舒鸿，但她的工作太忙了。你是他的好朋友，你一定能找到他。”袁征神色黯然，“这是行云最后的心愿了。”

任飞扬盯着盒体上的名字，那不是字，那分明是流云的脸，舒鸿站在她身后，他们的脸慢慢重合在一起。见到他又怎么样呢？流云？不是和他吵了一架又一架，不是流着眼泪说事业和舒鸿间别无选择吗？他挫伤的岂止是你的自信，还有你的尊严，难道你还不肯放弃吗？

“你能做到吧？”袁征问，她想听见任飞扬坚定的回答，但是所有的声音突然从她耳边消失，接着，炙热的阳光在她视网膜上一闪，她便什么也看不到了。

E

2101年春天。东北劳动教育监管中心。

“5731号，让我看看你的出狱证明。哟，十年的刑期你用五年就服完了，你挺不简单的嘛。都做了什么？”监管中心这个戴眼镜的工作人员打量着面前还穿囚服的任飞扬，一副不信任的表情。

“我参加了绿化营。”“是吗？那可是吃力不讨好的差事。嘿！你改良的柳杉树种在莫乌格沙漠成活率达87%。莫乌格沙漠！那块最顽固的沙漠！”眼镜不由自主站起身，刚才的懈怠样子一扫而光。“以前你是宇航员？”电脑继续显示任飞扬的档案，眼镜惊叹：“噢！想不到您在地面上也这么出色！”

任飞扬摇摇头，再也不要提从前的事了，他不过是个普通的囚犯。“手续什么时候可以办完？”他有些不耐烦，他已经等不及了，一年多来他总想着流云的心愿，尽管他害怕再次见到舒鸿，但也许这是他唯一还能给流云做的事，

“马上。”眼镜急忙回答，第一次这么迫近地和宇航员接触，真是意想不到。怎么从来没有人告诉他5731号就是曾经考察过木星所有卫星的任飞扬呢，他要能早点知道该多好。

眼镜把各种证件装进一个纸袋递到任飞扬手上，“给我签个名吧。”他不知从哪儿变出一支笔来，“就写到这儿好了。”他指指身上雪白的衬衫。

任飞扬慢吞吞看了他一眼，没有接笔。前宇航员把纸袋夹在腋下，提起自己的旅行包，径直向外走。“等等！”眼镜喊，但只看见任飞扬瘦削的抖动的驼背。

监管中心主任和一个人站在中心大门口，这个人任飞扬依稀面熟，但是叫不出名字。任飞扬理理刚换上的崭新衣服，他还不大适应这种时装款式，身上的每一个部位都不太舒服。

“任飞扬！任头儿！”那人主动招呼：“宇航局派我来接你回去。”

这是天隼号的另一个幸存者！秦明！这个人是秦明！

未来在任飞扬眼前一闪，他看见深邃幽暗的太空，他看见深蓝的地球和金黄的木星，他看见在空旷星际间散落的无数天隼号的金属碎片。

“不！”任飞扬脱口而出，“不！”他叫道，“不，我不会回去！”

“任头儿，这回可不是舒鸿扔给你的那种破烂货，基地要建造一种新的天隼II型飞船。局里希望你能驾驶。”

“我比较喜欢种树。”任飞扬与秦明擦肩而过，声音冷淡：“我的确有此专长。”

“任头儿！不管以前发生什么，我还愿意当你的助手！我认为你是个好船长！”秦明大声喊。

但是任飞扬头也不回，只顾往前走。

F

这张脸好似夏日晴朗天空的月亮般恬静优雅。多年来我又一次看见，清晰地，就在我的身边。我有点不明白，我记得流云已经死了，所有人都这么说。可是她飘动的长发拂扫我的面颊，我闻到七里香馥郁的气味。

不，她不会是那个流云，不会是的。流云在天隼号上梳的是短发，齐耳的贴着头皮的短发。我惊惧地转过头，她突然就消失了，周围只有布满信号板和各种管线的走廊，长长的走廊。脚步声，我走向那声音，嘿，熟悉的面孔纷至沓来，交叠着映入我的视野。我应该记得他们的名字，但我发不出声音，我的嗓子被一团咸腥的什么东西堵住了，我想拥抱他们。当我走近他们的时候，短发的流云回眸一笑，我也笑了笑，可我只是在抽动嘴角，我忘了该怎么笑。他们突然消失了，舒鸿从我背后冲出来，满脸的不在乎。

火光，船体一段段碎裂开来，所有东西都在崩溃，恐惧和颤栗再次控制了我，刹那间自己也随它坠入无边无涯的黑暗……

任飞扬惊睁双眼，阳光正在挡风窗的边缘滑动，四周沙堡林立。这些沙堡高大雄壮，如断塔残屋，又似猛兽，错落有致地排列在一起。飞行摩托车和它们相比，便如同一只小小的昆虫般微不足道。

任飞扬打开所有的车窗，蔚蓝晶莹的天空从他头顶铺展延伸，太阳在沙堡缝隙间闪烁，空气干燥而清新。这是一个戈壁滩的早晨，它提醒任飞扬，他的西部旅途已进入了第五天。

刚刚只是一梦。任飞扬跳下车，活动活动麻木的手脚。几只沙漠蜥蜴大摇大摆从他面前爬过。望着它们灰白圆尖的鳞片，任飞扬的心却仍然停留在梦境中。往事，不管相隔多少时间的距离，依旧清晰如昨，依旧折磨着他的情感与理智。他曾经希望永远留在绿化营，绿化营的生活平静而单调，只有从五十公里外发射场不时升空的火箭，提醒任飞扬在太空中人类正进行着规模宏大的开发建设。当他看见那腾空飞跃的火箭时，常常情不自禁地计算它的速度和质量，从而判断航天技术的发展水平。火箭轰鸣着划过长空，留下耀眼的轨迹，对这他既无法堵塞听力也无法封闭眼睛，他只有用不断的垦荒和耕耘忘却过去。他几乎就要成功了，当他捧着亲手在显微镜下改造了基因的树苗走向苗圃时，他差不多以为自己就是个种树的，从不曾上过天，从不曾指挥过宇宙飞船。

可是袁征送来了流云的遗物。袁征死在他的怀里，表情平静安宁。她不仅仅是来请求他帮助，她更是要帮助他。从袁征的脸上，任飞扬刹那间明白了她远赴荒凉东北的深意。往事，既然存在，就不能遗忘，不能逃避啊。

离开监狱后任飞扬一直在寻找舒鸿，虽然见到舒鸿会十分尴尬难堪，但他不愿辜负流云和袁征。一年多来他跑遍了大半个地球，从航天局的退休同事到舒鸿爷爷一辈的亲戚他都问过了，在太空城工作的父亲和在宇航学院读书的弟弟也被他动员起来。但是哪里都找不到舒鸿，他似乎从这个星球上蒸发了。

任飞扬想穿过岁月迷雾看清当年舒鸿离开宇航局去向的种种努力均告徒劳，国家怎会让一名功勋卓越的宇航员销声匿迹呢？尽管这宇航员后来的表现在差劲。也许直接去找宇航局局长可以弄清楚，但任飞扬不能去，他是个失职的宇航员，五年的监狱生涯并不能挽救天隼号和它的船员。他很清楚，怀着愧疚和伤痛是无法上天的。找到舒鸿后，他就回莫乌格沙漠去继续种树，这是他还能为社会做的一点益事。

沙石滚动，风从沙丘的豁口吹来。站在沙风之中，任飞扬心头填了几

丝苍凉。半个月前，他终于发现了一点舒鸿的线索，便冒冒失失地上了路。他总对自己说，绝不放弃任何希望，舒鸿就算死了也要找到坟墓才行。当然，舒鸿是不会死的，依他的个性，这会儿多半正在什么地方边喝咖啡边玩网络游戏呢，他可是最会“享受”生命的。

想到舒鸿，任飞扬就会感到痛心和气愤。他摇摇头忘记这个名字，擦净头盔里的汗碱，重新戴好头盔。太阳已经爬到了沙塔的顶部，风开始热起来。他回到飞车上。

沙丘的城市渐渐被任飞扬甩在身后，广阔的戈壁滩展现在他面前。

G

许许多多挟带冰雪的小溪在这里融汇成了一条大河。大河缓慢地流动着，两岸渐渐出现了苇子、红柳和胡杨，树木越来越密集，在河流拐弯的地方，形成了一大片绿洲。

任飞扬停下车，这是一个地图上未标出的绿洲，从地理环境来看它是不该存在的，沼泽地还有可能，但他看见的是一片葱郁的森林，甚至有几种树木他从未见过。

天空蔚蓝明净，河水清莹透澈，绿色铺陈河滩，一切都那么静谧安详。站在河边，任飞扬感到从未有过的孤独。他所有的朋友都在天上，在天上忙碌着。这六年中他们已经把人类的活动范围扩展到了海王星区域。而他呢？他都干了些什么呢？

任飞扬徒步走进森林。听着脚下枯枝和落叶的声音，他仔细观察着各种植物的分布与生长情况，间或做一些记录。只有在工作中他才能忘记过去，但他没有新发现的雀跃激动，他感觉自己的心已经僵死了。

地势渐渐倾斜，他走到一道山坡上。满山坡的二月兰正在微风中盛放，象是一架紫色的屏风挡住了他的视线。

任飞扬一时愣住了。

在那些花儿之中，树立着一块白色墓碑。

任飞扬隐隐猜到了什么，不，不可能，他绝对猜错了。他极不情愿地移动着脚，心里希望永远也不要走到墓碑那儿。但是那东西越来越近了，那是一整块天然水晶石，在紫莹莹的花海里格外醒目。

素白的水晶石上刻了一行字。

任飞扬握紧胸口，失望、沮丧、哀伤、悲凉，千般情绪在他心底结集。他转过头，但那行字仍在眼前。

他无法迟疑，大步奔到墓碑前。

素白的水晶石上只刻了四个字：舒鸿之墓。

他并没有看错。他竟然真的找到了舒鸿的坟墓。但他不能相信，舒鸿就这样死了吗？那个生气勃勃、象朝阳一样的青年，那个总是和成功相伴、嘴角带着自信微笑的青年，真的就这样死了，葬在这茫茫戈壁的砂土下吗？

所有怨恨突然都失去了意义。是的，他曾经怨恨过舒鸿，恨那个抛弃了事业、抛弃了流云的舒鸿，恨使他痛心的被木星吓破了胆的舒鸿，恨太空人把对舒鸿的崇敬变为鄙视时自己无法为朋友辩护。他恨得不想再提起这个名字。

但舒鸿仍然存在于他的记忆。望着墓碑上的四个字，与舒鸿同队集训的日子、并肩飞行的日子，清晰浮现在眼前，任飞扬甚至听到了他轻快有力的脚步，听到他激昂高亢的歌声……

舒鸿！任飞扬心底呼喊。舒鸿，他想大声叫，但喊不出来，一股深深的疲惫席卷了他。他再也不需要天南地北寻找了，绷紧的神经突然放松，松弛得叫他一点气力也没有，瘫坐在地上。这是他最不愿看到的结局，流云和舒鸿全都死了，和他生命曾紧密相连的两个人，永远也见不到了。

在任飞扬面前，水晶反射着太阳的光辉，璀璨夺目。这光芒如此刺眼，任飞扬不得不转过头去。这一刹那他突然想起最后见到舒鸿的情景，在舒鸿的眼睛中似乎有些未曾说出的话语。

舒鸿要说什么？他为什么到这里来？他，为什么会死，默默无闻地葬在这里？……

许多问题潮水般涌进任飞扬的心里。他站起身，山坡下一条石板小路弯弯曲曲消失在修剪齐整的油绿灌木丛中。到处是人工的痕迹。他飞快地向小路跑过去，他要知道一切，他要搞清楚十二年前舒鸿离开太空的原因。

他不顾一切奔跑着。

小路尽头是一栋白色的房子。任飞扬使劲敲打那紧闭的房门：“告诉我，舒鸿怎么死的？告诉我！舒鸿的事！舒鸿……”

房门过了许久才打开。

任飞扬看见一位身着丧服的维吾尔族老人。

H

房间里充满电子合成的声音，这是一支情绪激越的曲子，和这个布置得肃重庄严的房间不太协调。老人放下银制雕花的茶壶，悠悠叹口气：“他们半个月前全都走了，没有谁还能留下。除了我。我从小就住这儿。”

“我是个孤老头子，你瞧，他们走了，留下这么一座大房子。我不走，我看房子，继续做我的花匠，也陪着舒鸿。他这么个好小伙子，一个人呆在岗子上，怪孤单的。”

“您，您认识舒鸿？”

“怎会不认识？十几年了，大家全围着他转，好些大人物，我记不清他们官衔了，还常来看他，医生换了一拨又一拨。哎！可怜啊，舒鸿的身体还是烂掉了。”

“烂掉？”

“我记不住那些古怪的医疗名词。谁也不愿往舒鸿身上瞧，那简直不是人的身体，他的脸最后也烂掉了。可是那小伙子真坚强，什么时候都没有伤心过，没把自己当病人看。他工作起来简直是玩命，可还抽空组织歌咏比赛、诗歌朗诵会什么的让大家开心。他能行动的时候还带我种下一山坡的二月兰，那花可真美，一年四季总开不败，每个见到的人都喜欢。”

过去隐约露出了一些轮廓，任飞扬半惊半疑：“后来呢？”

“后来舒鸿让他们把自己的脑子取出来，他们不肯。舒鸿很坚决，他说趁着他的脑子还没有烂掉前，他想再多做些事。他们拗不过，只好照办了。嘿，你没见过那架式，舒鸿的脑子泡在一个透明的罐子里，上面插满了营养管，电极，探针什么的。可是我敢打赌，世界上再也找不到像舒鸿那么美丽的脑子了，我每天都要看一看他，他脑子上的那些褶皱就和雪山融化的冰水一样清澈。”

“他那样还能工作吗？”任飞扬的声音混浊哽咽。

“怎么不能？我听他们说，他的智慧和经验是无人能替代的。他是第一个进入木星引力区域深层的人。我想木星一定离这儿挺远的。”

是很远。舒鸿，航天局修改了木星考察方案，重新设计了星际考察飞船，开始利用小行星带资源改造火星环境……这些成果里你有多少贡献？你在这个无人知晓的地方，与可怕的病魔进行着生死搏斗。天啊，舒鸿，为什么不告诉我实情，你在木星究竟遭遇到了什么！

茶水从倾斜的茶杯里流到地上，任飞扬没有注意，他紧握茶杯的手不住颤抖。“他们都是哪些人？”竭力克制着哀伤与心悸，他想知道所有关于舒鸿的事情。

“让我想想，国家宇航局、国家医疗急救中心、太空医学研究院……”老人扳着手指，忽然停下，直瞪任飞扬，“你真是舒鸿的朋友？”

“我当然是！您刚才不是看过我的证件吗？我叫任飞扬，舒鸿也许提起过我。”

“任飞扬？任飞扬，那个天隼号的船长？”

“正是我。您知道天隼号的事？”

“谁不知道呢？关于那条船，每个人都不好受。”老人拿起桌上的一个镜框，轻轻拭擦，镜框里正嵌着一幅天隼号的立体照片，“那时候舒鸿还有身子，他叫我把他抱到山坡上，就在那些二月兰里坐了一夜。”

我了解，我尝到过同样的痛苦，这全是因为我！因为我的错误！我对不起你。任飞扬抱住头，过去撕裂着他的心，他仿佛又重经天隼号爆炸的瞬间。

音乐忽然停下来，屋子里静寂得有些可怕，仿佛幽暗的太空。任飞扬放开手，老人拍拍他的肩：“这事不能全怪你，太空里的事，谁算得到呢？”

“可是，我……”

老人站起身：“你跟我来。”

这是二楼的一个大房间，房间里空荡荡的什么也没有。老人打开窗帘，阳光顿时充满了每一堵墙壁，使这个纤尘不染的地方有了生气。老人示意任飞扬向窗外看。

窗外是一片葱郁的绿色。远处，冰河显现出翠玉般的透明光泽。再远，苍青的山脉连绵不断，山顶还有皑皑的积雪，戈壁变成狭长的灰色带镶嵌于山水之间。大自然用神奇的手在窗外做了一幅巨大的画，它无边无涯，色彩绚丽，洋溢着蓬勃的朝气和旺盛的生命力。

任飞扬一时忘记身处何方。

“所有东西都搬走了。但我记得它们的位置，仪器放在这里，柜子在那边……”老人来回走动，絮叨，“舒鸿最后两年就住在这儿。”

任飞扬转过头，空寂的房间一下子变得温暖而亲切。他睁大眼睛，在墙壁和地板上到处都有舒鸿生存的痕迹，舒鸿的气息。

那支曲子又响起来，非洲皮鼓的节拍与太阳风掀动地球大气层的声音混在一起，非常的激烈。

“他常说如果他有身体，像任飞扬那么强壮的话，他无论如何是要回到太空中去的。”“他是这么说的？”“是的，他说过。”老人环顾房间中的每个角落，“他虽然只有一个脑子，可这阳光、雪山、树木、河流，他全能看见，全能感受得到。对我们大家来说，他是个真正的人，一个顶天立地的汉子。”

真正的人！任飞扬唏嘘不已，但他还是有些疑惑：“宇航局可以给他造个身体，这应该能做到。”

似乎过了很久，老人才回答：“他们试过，但不行。他的脑子像他的身

体一样不断变异。对了，变异，他们用的是这个词。他变异的脑子常发出奇怪的射线什么的，好几个护士受到辐射污染。”老人停顿了一下，他无法确切地告诉任飞扬当时的情形，他看出对方正处于极度的悲伤中，便拿不准该把事情说到哪种程度。

“后来呢？”任飞扬非要打破沙锅问到底。

“死了一个人。”老人尽量淡化事情，“舒鸿想控制脑子的异化过程，大家都帮他，可是失败了。那个怪东西通过网络控制了西部输油管道，我不知道它是怎么干的，但它肯定想得到更多。舒鸿和它斗了差不多一年，上个月他的异化过程突然加剧，甚至闯进了国防部的控制系统。舒鸿及时制止了它，而自己也牺牲了。”

任飞扬糊涂了：“牺牲？舒鸿战胜了他变异的脑子吗？您这不是说，舒鸿他是自杀吗？”

“自杀？那是懦夫的行为！”老人激动，“舒鸿是个真正的勇士！他知道谁也不忍心切断营养供给，那是防止他脑子变异的最有效方法，他知道没人能下手，于是就自己干了……”

老人再也说不下去，他扶住墙壁，哆嗦着大口喘气。

任飞扬惊呆了。舒鸿！舒鸿！你怎能如此？你竟能如此！

全都明白了。舒鸿还是那个舒鸿，那个他熟悉的舒鸿，那个绝不胆怯困难、绝不动摇理想、绝不放弃事业的舒鸿。舒鸿“欺骗”了太空的伙伴们，包括流云，那一定是怕自身的遭遇挫伤他们的积极性，打击他们的自信心。肯定是这样的。回忆过去，舒鸿所有的行为都清楚了，多年的怀疑一扫而光，一切怨责都不复存在，在任飞扬心底，只有对死者无限的钦佩与怀念。舒鸿以名誉的牺牲来换取宇航员们征服土星的勇气，他做到了，十二年来他一直被宇航员们当作“被荣誉征服的自私自利的家伙”，他作为反面教材激励了一代年轻宇航员。

舒鸿！我到现在才发现真相，我是多么愚蠢与轻率！而你，你宁可忍受委屈，连流云都对她的隐瞒，你心里想的全是别人啊！

巨大的悲痛淹没了任飞扬，他真想大哭一场，为了舒鸿，为了这十二年来舒鸿吃的苦，为了他丢掉的天隼号，那飞船是舒鸿的珍爱，而竟然在他手里毁灭了！

音乐陡然变化了旋律，它的活泼和热烈实在不合任飞扬的心情。“您能让这曲子停下来吗？”他无法忍耐了。

“我从来没让它停下来。”老人解释，“这是舒鸿写的曲子。”

“舒鸿的曲子？”

“是的。他写的。他写完的第二天就牺牲了。这曲子就叫《天隼》。”

天隼！隼疾驰如风，天隼在浩渺无穷的太空展开它矫健的双翼，它无所畏惧，它怀着对生命无尽的爱，怀着对未知世界的美好期待飞翔。

这不正是音乐，这是舒鸿心灵的旋律！天隼号虽然不复存在，但天隼存活着，存活在这音乐的每一个音符里。

舒鸿！任飞扬克制着眼中的泪水，这音乐里到处是舒鸿的影子，他怕自己就要当着老人痛哭了，急忙说：“我一直在找舒鸿，我有东西要给他。”

↓

二月兰一片片紫莹莹地开着，环绕着舒鸿。水晶墓碑在黄昏的静穆天光中悄然伫立，那仿佛是舒鸿沉默的身影。

打开防护袋，任飞扬取出那个邮递盒。流云，他在心底温柔地呼唤着，流云，我替你送到了，我把你的心意传达给他。我们所有人都误解了他，他其实从未改变。他比我们想象的更坚强执着。他值得你爱。

任飞扬拆去盒子上的胶钉。

那是块褐色的石头，附卡上写着：

舒鸿---

这块小小的陨石来自土星环。在那里我停留了五天。我梦到你也来了。你一定会来，你会回到太空来的，我相信。

----流云

舒鸿！你这个傻瓜！她相信你！她爱你！你不该对流云隐瞒啊，哪怕你只剩一个头颅，哪怕你只存留一丝气息在人间，她还是照样会爱你的。她对你的爱绝不会因为你没有身体而减少。

舒鸿！你这个笨蛋！

但是他感到了舒鸿浓重的爱，那份深沉的情怀出乎他的意料。拒绝爱人的眷恋，拒绝朋友的牵挂，只是为了让对方毫无羁绊的去追求理想。舒鸿宁愿孤独地迎接死亡。

任飞扬心潮翻滚，舒鸿！舒鸿！呼唤这个名字，如同呼唤天隼号的归来，呼唤地球从月平线上升起，呼唤火星观测站的回应，呼唤鲜活的生命和热烈的爱情……他扶住墓碑，水晶冰凉而光滑。他慢慢抚摸着墓碑，抚摸着墓碑上的字，水晶在他手底渐渐温暖。死者仿佛在这温暖中复活了，微笑着站在他面前，不止舒鸿，还有流云。他们的气息从花儿里飘起，从泥土中升起，从那块陨石上浮起。这气息环抱着他，让任飞扬重新看到他们。他们年轻的容颜美丽纯洁，他们的表情欣喜而满足。那是终于相聚的满足，那是将全部生命奉现给事业的满足，那是从未曾有怀疑和畏惧的心灵的满足。

望着他们，任飞扬感到一股激流奔涌在身体里，冲击着他僵死的心灵，使他灵魂深处高筑的堤坝一处处崩裂。舒鸿的曲子又一次在他耳边回响，他听见隼的鼓翼之声，这只猛禽急速刺向苍穹，搅起一股急骤的风。天空已出现明亮的金星，稍后，那里便密布繁星。舒鸿和流云化为一道耀眼的光芒穿过群星，向他目力不及的遥远世界飞去。

那个世界神秘奇特，那曾是他追求的、魂牵梦萦之地！原来，真正胆怯的是他，动摇了理想、放弃了事业的人是他自己！任飞扬陡然一惊，他曾是舒鸿的助手，他了解舒鸿的理论体系和工作方法；他和流云一样是宇航学院的优秀毕业生，有着极其丰富的实践经验。这一切，就因为天隼号的事而付之东流了吗？他不敢回到太空中去，不敢直面自己的失败，不正是懦夫的行为吗？对于他，究竟什么样的生活才更有意义呢？

不知不觉中任飞扬挺直了脊背，他感到四肢充满了力量。老人一直看着他，好像一夜春风吹开了积雪，他的面容突然舒展了，像有只看不见的手抹平了他脸上的皱纹和抑郁，取而代之的是青春的自信和坦荡。

任飞扬将陨石埋在墓碑下，连同那张卡片。

在他离去之刻，他轻轻摘下一枝二月兰，别在衣襟上。

J

“月球宇航基地负责人收文件 210349 号

经过十个月的训练治疗，任飞扬已全面恢复，达到 A 级宇航员标准，可以参加飞行。

太空医学研究院康复中心发”

良久，负责人的目光又落到《月球新闻》这份电子早报上，报纸已是连续第五天在头版报道舒鸿的事迹。

在他窗外，地球正冉冉上升，云雾缭绕之处是亚洲雄伟的高原和山脉，那里是鹰的故乡，那里有一块水晶墓碑永远璀璨晶莹。

负责人拿起书写笔，直接在显示屏上对文件做了批示。他写道：

“欢迎归队！”

四月一日·半条虫子·负立方体空间

作者：凌晨

虫子——

我丢失了一件东西。严格地说，是丢失了我的半个身体。

当时我正在享受美味的耶比那思果子，我的半个身体不耐烦等待，溜到一边儿去思考解析几何。我对他这种可恶的怪僻理都懒得理。天晓得为什么我们要长后脑，而我这个后脑又尤其喜欢思考。思考有什么用？如果没有我这前脑供养，他早完蛋了。

我吃完果子，伏在原地休息。食物通过我的消化，变成皮下的脂瘤，它们沉甸甸地使我很不舒服。我希望后脑赶快过来，当我们合二为一时，这些脂瘤能经过复杂的生化反应转化为令后脑雀跃不止的电脉冲。

可是我那半个身体却毫无踪影。我的周围，耶比那思树默然伫立，时间就从树丛的缝隙里流走了。

余涛——

请你别唠叨了，我叫。我已经买了生日蛋糕，买了火腿、鸡和香蕉。今天你生日，请你控制点儿情绪。

陈丹仍然气乎乎的，看哪儿哪儿都不顺眼。房间太小，家具太旧，脏衣服总那么多，书刊总没地方搁。见到我买来堆了一桌子的东西，她竟抽抽嗒嗒哭起来，说这么多东西就我们两人吃又得剩简直浪费。还是节约点儿好，我们统共就这么些工资。她一边拿手绢擦鼻子，一边说。下一句话是她的口头禅：谁让我嫁的人不会挣钱呢。

我克制着不和陈丹吵嘴，今天她生日，让她着点儿。

虫子——

脂瘤一个接一个层层叠叠布满我的皮下，我的身体渐渐膨胀起来。该死，我的那半个跑哪去了？耶比那思树的叶子已经转了三次方向，颜色也从深红变为桔红变为粉红。

几只有蓝色薄翼的飞行生物停在树枝上，一动不动。耶比那思树绿莹莹的花朵悄无声息落下，覆盖了我。我不得不挪动地方。拖着那些脂瘤，我仅仅移动了几步就已大汗淋漓。

我找到一只耶比那思树果，勉强吃了下去。

余涛——

总算把陈丹哄去厨房做饭。我回到书桌旁继续看杂志。我正读一篇关于平行空间的文章。我相信存在独立的彼此互不干涉的时空。二维、三维、四维这些名称就如我的名字一样，只是代号，与本质无关。想想这些事真是很有趣，可惜和我的专业毫无关系。

我在统计部门工作，每天设计各种表格，然后再用数字把这些表格填

满。陈丹的工作和我类似，但她负责陶瓷砖，我管螺纹钢。我们整日噼哩啪啦敲着计算机，即无思考的时间也无思考的习惯。

吃完蛋糕我要和丹好好谈谈，或许我们的生活不该象统计数字那样枯燥无聊。

陈丹突然尖叫，我跳起来直奔厨房。

陈丹——

一切令我心烦意乱。为什么我要搞统计？为什么我要嫁给余涛？为什么我要每天讨价还价地买菜？这就是我来到这世界的意义吗？给计算机做一辈子奴隶，给余涛当一辈子保姆？

我想着这些问题，脑子里它们搅成一团浆糊。我实在不善于思考。可我的手动作麻利：洗菜切菜，剥蒜削姜。赶快做饭，吃完饭得和余涛好好谈谈。

我拆开蛋糕盒。在奶油花上，竟然有象用什么东西划出来的痕迹，那痕迹清晰极了：H、E、L、P。是“HELP”！

虫子——

耶比那思树果在我四周散发着醉人的香气。可我毫无食欲。现在我一定是同类中最丑陋的了。尽管只是在耶比那思树果熟前见过我的几个族人。他们的后脑各具才能，比方写诗、画画、唱歌什么的，没有一个象我的后脑那奇怪。当时我还引以为傲。现在呢？失去半个身体的我惶恐不安，我不知道如果这半个身体不回来我会怎么样。脂瘤在继续增加，我已适应了它们的重量和下垂感。这可能是我没食欲的原因，我身体里的养分太多了。

我会怎么样？我竭力回想那些失去半个身体同类的结局，我肯定听说过。但我通常只记忆和食物有关的资料，其它信息由后脑处理。

耶比那思树的红色几乎褪尽，飞行生物一批又一批扑到树干上，它们大都生着蓝色和黄色的翼，体态纤细而优美。

我又失去了一段时间。

余涛——

丹怒瞪杏仁眼，指着蛋糕：“你说说，这怎么回事？”“我哪儿知道？”我对奶油上的英文感到莫名其妙。看丹的样子，她一定以为是我干的。一场争吵可能避免不了了。

陈丹——

我不想吵架，可是，你干嘛开这种玩笑？余涛，这不好玩儿，HELP 解决不了任何问题。我们的生活遭透了：白天是数字和键盘；夜晚是遥控器和电视；假期洗衣服，节日睡大觉。这种日子我彻底厌烦了。如果结婚就是为了过这种日子，还不如我一个人单身呢。

余涛一脸无辜的样子，不管我说什么他都不吭声。他拿起蛋糕盒的盖，翻来覆去查看。

虫子——

余涛——

我证明那盒盖是丹第一个打开，丹在事实前没有再冤枉我。丹让我把蛋糕退掉。我怕柜台前的尴尬和麻烦，更怕挤公共汽车。我拿出李莲英伺候慈禧太后的脸谱：“小的把奶油刮掉，贤妻吃蛋糕内部如何？”“就会臭贫！”丹脸色温和些，找出一把勺交给我。

陈丹——

那英文字母可能是做蛋糕的人不小心划上的。算了，我认倒霉将就吧。哪能真叫他跑一趟。

余涛的勺接近 H，一瞬间，勺似乎断了。深入 H 的那一部分没有了，余涛手中还握着那勺的柄。

虫子——

我终于想起来。失去半个身体的同类大部分死亡。死亡？死亡是什么？

余涛——

我放开手，勺柄稳稳停在奶油上，但插入奶油的那截无影无踪。我试图把勺柄拔出，但没能成功。似乎勺柄被什么粘住了。

我苦笑。丹又拿来三把塑料小叉。结果它们也象那勺一样，陷进 E、L、P 里。

我和丹面面相觑。

虫子——

耶比那思树四面八方包围着我。偶尔有果实落在地上。一只圆滚滚我从未见过的小家伙跑来，它的身体是金黄色的，它的步子轻快，不时停下东闻闻西嗅嗅。绿莹莹的花朵吸引了它，它想抓住可怎么也够不着，只能围着树跳跃转圈。

死亡是什么？似乎是很可怕的东西。我看着那小家伙，它可知什么是死亡？

耶比那思树抖动起来，那些飞行动物惊慌忙乱，四下逃避。刹那间，就剩白色的耶比那思树，我和那小家伙。紧接着，黑色的巨大怪鸟自天而降。随即呈现在我眼前的，是小家伙分裂的金黄色身体。那小家伙瞬间就消失了，地上是些残留的骨骼或者毛皮。

怪鸟又吞食两只耶比那思树果，展开双翼飞走了。

那小家伙已经死亡。死亡就是不存在，彻底把生存的痕迹从大地上抹杀干净。如同花会凋谢，果子会腐烂，那小家伙死了，我也会死。我失去半个身体会死，我不失去半个身体我也会死。死亡是必然的，否则，这世界就会被我的同类们充满。而迄今为止，我只见过九个同类。

记忆源源不断流过我的脑子。我感到前所未有的充实。飞行动物是欧蜓，温和无害的鸟。耶比那思树林外是结构地带，危险区域。

我的全部记忆复苏，它们一直隐藏在我意识深处。我现在甚至感觉到我后脑的思维，他正在结构地带进行着奇异的旅行。

余涛——

丹在我摊开的杂志上看见了那勺失踪的部分，它嵌在一道划痕里。划痕和蛋糕上的完全相同，但这回是中文“王”字。划痕里的字出现在窗帘上的 形内， 形包围部分的窗帘花纹则醒目地挂在天花板的 里。丹渐渐连叫都叫不动了。那划痕越来越多，形状各异，在房间里象水一样蔓延着。陷入划痕的东西会出现在另外的划痕中。

空间变换。我心中灵光一闪。我把手伸进 形，果然五个手指头消失，但它们还连在我手腕上，我感觉到了。我张开手，指头似乎够着什么东西。我向后一拽，从 形中拽出朵胸花来。这玩意儿原本搁在梳妆台上。

陈丹——

涛兴奋极了，手舞足蹈。眼睛中的疲惫倦怠一扫而光。这才是我认识

的涛呢。他叫我给张总打电话，张总是我们部门的数学专家。“怎么说？”“说我们发现了负立方体空间。”“负立方体空间？”见我迷惑不解的样子，我丈夫大笑。“是个代号，名称。

负立方体空间，啊，我喜欢这个名字。”

我也喜欢，负立方体空间肯定会改变我们的生活。是的，生活必须改变，我们得思考，得发现。

虫子——

结构地带象个泥潭，又象岩石，它充满光，可却处处黑暗。后脑的信息彼此矛盾，但能看出他状态良好，对探险有极大兴趣。

我这时感觉到窒息。那些脂瘤挤压着我，它们越来越热，我的内脏几乎被烤焦了。

一时间，我只想逃离它们。热力升入我的脑部，溶化我的神经元。现在感觉好些，我的心灵沐浴着光，明亮温暖。光渐渐强烈，刺激我的视觉。我想躲开，但仍被光刺中，陷入昏迷状态。

我彻底苏醒，我的意识，我的身体。周围是些恶臭的东西，我用尽全身力气，终于把那坚硬的东西弄出一条缝。缝撕裂开，我急忙跳出去。

耶比那思树已经变回红色，欧蜓们又飞来，群聚在耶比那思树绿荧荧的花朵间。树干上空，淡紫的大气层辽阔深远。

我舒展身体，我的身体多么有趣。它修长而柔软，凹凸不平，它的表面光滑湿润。

它有四肢，两只下肢匀称结实，两只上肢纤细优美。它的背后，生着紫色的翼。

树叶沙沙摩擦，欧蜓们低声絮语。远处水流潺潺。近处一只冠鼠在树皮上磨牙。

我能听见，能看见，我还能思考。我不再是虫，我肯定变为新的生物。旧皮囊在我脚下，黄白呈石灰质，令我恶心。

我试试双翼，我要飞出林子去。

我丢失掉半个身体，但我没有死亡，我进化了。

余涛——

丹放下电话，“他根本不信。他说今天是四月一日愚人节。他早防着这手了。”

“没关系。”我走过去搂住她“拿照相机，我们得干点儿什么。”“是。”丹仰头热切望着我。我们深情凝视，发现彼此仍然非常欣赏对方。

于是我们去厨房开啤酒，吃蛋糕。负立方体空间象水一样在我们四周流淌着。

